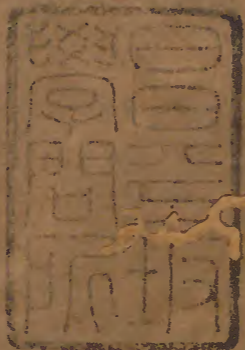


文献通考

百廿二之百廿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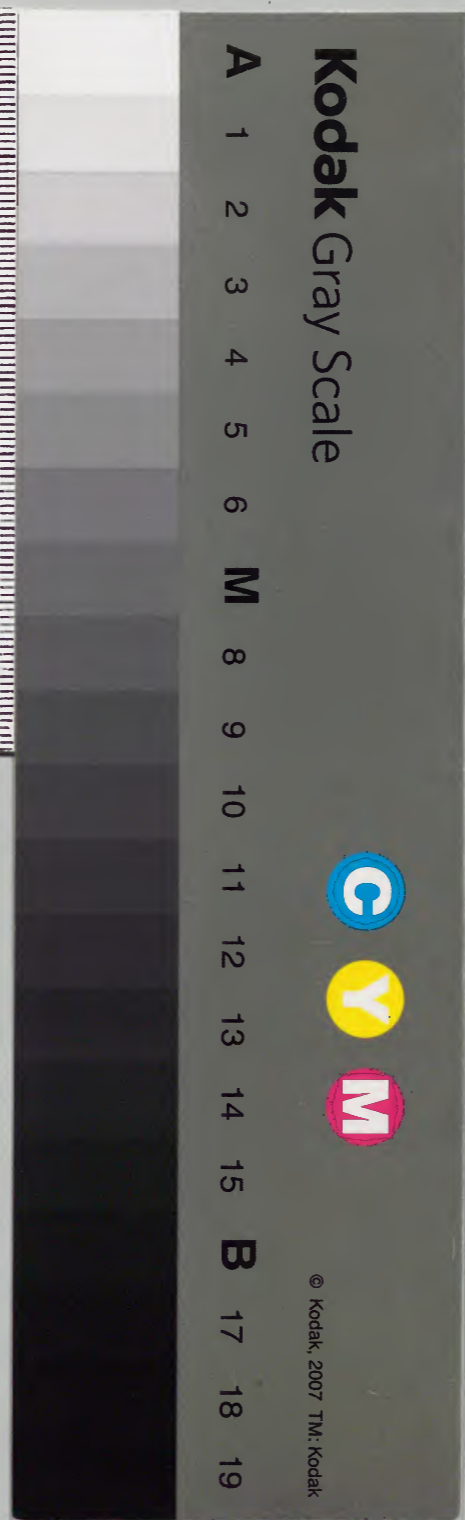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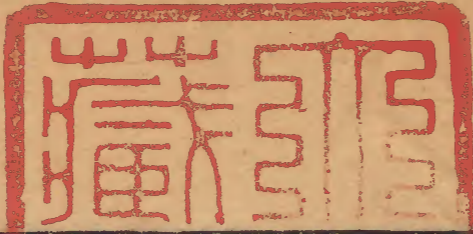
戊一

漢書門類			
一	一〇	一〇	一〇
〇	〇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元	二	二	漢
五	五	五	書
函	〇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568	
冊數	100	(41)	
函號	294	1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二

淺草二入庫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王禮考 國恤

唐元陵遺制其喪儀及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以金銀絲飾天下節度觀察團練使刺史等並不須赴京祀祭之禮亦從節儉其天下人吏勅到後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娶祠祀酒肉其宮殿中者當朝夕各十五舉哀皇帝三日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而釋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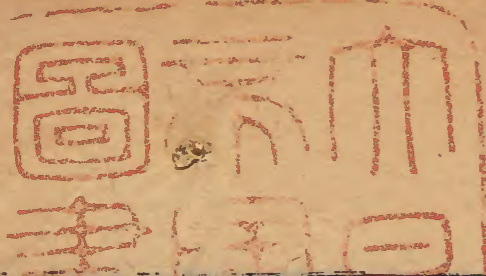
元陵儀註詔聞宗子在外州府合赴京師不所司奏曰案禮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不忘親之人也又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又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據此則宗子五

王禮

國恤

一

崇禎四年重刊



等以上不限遠近盡同赴山陵

唐禮樂志周禮五禮二曰凶禮唐初從其次第五而李義府許敬宗以爲凶事非臣子所宜遂去其國卹一篇由是天子凶禮闕焉至國有大故則皆臨時采綴比附以從事事已則諱而不傳故後世無攷焉至開元制禮惟著天子賑恤水旱遣使問疾弔死舉哀除服臨喪冊贈之類若五服與諸臣之喪葬衰麻哭泣頗詳焉

按唐志所言如此柳子厚作裴墜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其說亦然且謂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遵自崇陵至于豐

陵德宗葬崇陵順宗葬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杜黃裳由太常相天

下連爲禮儀使擇其條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墜以太常丞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宜外之則復土斥上因山之制上之則顧命典冊與文

物以受方國下之則制服飾文頒憲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禮無不備且苞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剪截而悉得其中顧問關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爲司空公得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刑定及奏復于上辨列于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爲崇豐二陵集禮藏之于太常書閣君子以爲愛禮而近古焉然則李義府許敬宗所削開元禮所闕者墜之書悉有之矣今攷王溥作唐會要宋祁修唐書志於國恤略無所紀豈未見裴書耶或墜之書至王宋二公之時亦不復存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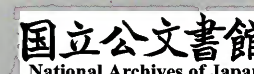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七月正簡皇太后遺令曰皇帝以萬機至重八表所尊勿衣麤縗勿居諒闇二年之制以日易月過三日便親朝政皇后諸妃及諸王公主並制齊縗本服以日易月十

三日除中書門下翰林學士在朝文武百官內諸司使及諸道節度觀察防禦使刺史監軍及前資官并寮佐官吏士庶僧道百姓並准本朝故事降服施行勿使過制皇帝釋服不御八音勿廢群祀勿斷屠宰勿禁宴遊園陵喪制皆從簡省故由遺令奉而行之

其月不常禮院奏案故事中書門下翰林學士在朝文武官內諸司使供奉官以下從成服三日每日赴長壽宮朝臨自後不臨其服以日易月十三日除至小祥日合釋服每至月朔月望小祥大祥釋服日未除服者纓服臨已除服者則素服不臨並赴長壽宮先拜靈訖移班近東進名奉慰又奏佳故事文武前資官及六品以下未升朝官并士庶等各於本家素服一臨禁街諸軍使已下各於本軍廳事素服一臨僧尼道士各於本寺一臨外命婦各於本家素服朝臨三日諸道節度觀察防禦

團練刺史及寮佐等聞哀後當日成服二日改黻十三日除之

宋開寶九年十月太祖崩遺詔喪制以日易月皇帝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七日大祥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等不得輒離任赴闕諸道州府臨三日釋服太宗奉遺詔卽位就殿之東楹號泣以見羣臣服布四脚直領布欄腰經命婦布帕頭裙帔皇弟子文武二品以上加布冠斜巾帽首經大袖裙袴竹杖士民縞素婦人縵諸軍就屯營三日哭羣臣素服請聽政不許宰相懇請始御長春殿羣臣喪服就列上去杖經服斜巾垂帽卷簾視事小祥上改布服四脚直領布欄腰經布袴二品以上官亦如之大祥止服素紗輦脚折上巾淺黃衫緝皮黑銀帶羣臣及軍校以上皆本色黻服鍔帶鞞笏諸王入內服縗衣出則服黻



至道三年三月太宗崩皇太子散髮號擗奉遺詔卽皇帝位于萬歲殿之東楹羣臣稱賀上慟哭四月羣臣三表請聽政戊戌御崇政殿之西序又三表始御正殿有司言山陵前朔望不視事羣臣詣閣奉慰詔羣臣朔望並詣萬歲殿哭奠退詣內東門奉慰

乾興元年二月真宗崩有司言今月二十三日成服至二十五日羣臣朝夕臨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朝臨自後每大小祥逐七禫除朔望並入臨奉慰至山陵從之又令逐七於觀音啓聖院開寶寺塔院設大會齋令中書樞密院分往行香時上雖用以日易月之制改服臨朝宮中實行三年之喪

嘉祐八年三月仁宗崩英宗卽位于東階是日小歛命衛士坐甲東門三日命武臣十六人各將甲士二百巡檢皇城新舊城輔臣宿資善堂宗室宿崇政門外至成服止遣使齋詔告長契

丹夏國及賜遺留物上欲命韓琦攝冢宰行亮陰三年禮執事以爲不可三表乃聽政有司奏故事皇帝群臣釋慘常服宗室出則常服居則衰麻終喪軍民至禫除朝臣祔廟許嫁娶三京諸路至卒哭東京至祔廟百官三年毋聽樂每七日群臣朝臨四十九日止

治平元年三月丁酉朔以小祥禁京師樂至四月十五日庚申不視事三月甲寅禁屠十日二年詔京師自二月一日開封

諸縣自三月一日禁樂自至四月十五日諸路禁前後各七日沿邊州軍勿禁三月朔望不御前後殿禮院奏近依國朝故事詳定大祥變除服制以三月二十九日大祥至五月二十九日禫六月二十九日禫除至七月一日從吉已蒙降勅謹案禮學王肅以二十五日爲畢喪而鄭康成以二十七月通典用其說又加至二十七月終則是二十八月畢喪而三十九日始吉蓋

失之也祖宗時據通典爲正而未經請求故天聖中更定五服年月勅斷以二十七月今士庶所同遵用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不宜有異請以三月二十九日爲大祥五月擇日而爲禫六月一日而從吉於是大祥不御前後殿開封府停決大辟禁屠至四月五日待制觀察使以上及宗室管軍官日一奠二十八日而群臣皆入奠

按自仁宗以來視朝則用易月之制而官中實行三年之喪故於小祥大祥禫除之時旋行禁音樂及奠祭之禮蓋亦適禮之變云

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崩神宗即位喪禮如舊制

元豐八年三月神宗崩哲宗即位凡凶禮並如治平故事

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言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所以管乎人情也自漢

以來不唯人臣無節而人君遂亦不爲三年之喪唯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官中實行三年之喪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無改者以人君自不爲服也今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百官有司皆已復其故常容貌衣服無於行路之人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爲之制禮也今群臣易月人主實行三年之喪故十二日而小祥暮而又小祥二十四日大祥再暮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再暮而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爲之黻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至葬而又服之蓋不可以無服也祔廟而後即吉纔八月矣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易月之制因襲故事已行之禮不可追也臣愚以爲宜令群臣朝服止如今日而未除衰至

暮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暮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至於禫不必為之服惟未純吉以至於祥然後無所不佩三年之制略如今矣詔禮官詳議以聞其後禮部尚書韓忠彥等言朝廷典禮時異異宜不必循古若先王之制不可盡用則當以祖宗故事為法今言者欲令群臣服喪三年民間禁樂如之雖過山陵不去縗服庶協古之制緣先王恤典節文其多必欲循古則又非特如臣僚所言故事而已今既不能盡用則當循祖宗故事及先帝遺制從之。

元符二年正月哲宗崩徽宗即位凡凶禮並如治平熙寧故事先是詔三省樞密院集侍從官議太平興國二年所用服紀九月太常寺言太宗皇帝上繼太祖兄弟相及雖行易月之制實服斬衰三年以重君臣之義公除已後庶事相稱且載國史今皇帝嗣位哲宗實承神考之世已用開寶故事為哲

宗服衰重今神主陞祔已畢百官之服並用純吉皇帝服御未經討論宜如太平興國二年故事禮部言太平興國中宰臣薛居正表稱公除以來庶事相稱獨茲徹樂誠未得宜即是公除以後除不舉樂外釋衰從吉事理甚明今皇帝當釋黻御常服素紗展脚幘頭淡黃衫黑犀帶請下有司裁制宰臣韓忠彥等請從禮官議改吉服三上表乃詔候用期服吉時詔不由門下徑付有司給事中龔原言喪制乃朝廷大事今行不由門下是廢法也臣為君服斬衰三年古未嘗改且陛下前此議張禮官持兩可之論陛下既察見其姦其服遂正今乃不得已而從之臣竊為陛下惜開寶時并分未下兵革未弭祖宗櫛風沐雨之不暇其服制權宜一時也非故事也原坐降兩官黜知南康軍

紹興元年隆祐皇太后孟氏崩詔以繼體之重當承重服

徽宗以紹興五年四月崩於五國城七年正月問安使何薜等
還始知凶問宰執人見一號慟擗踊終日不食宰臣張浚等力
請方少進粥上成服于几筵殿文武百僚朝曠臨於行宮自聞
喪至小祥百官朝曠臨自小祥至禫祭朝一臨太常等言舊制
沿邊州軍不許舉哀緣諸大帥皆國家腹心爪牙之臣休戚一
體至於將佐皆懷忠憤宜就所屯自副將而上成服日朝曠臨
故校哭於本營命徽猷閣待制王倫等為奉迎梓宮使

知邵州胡寅上疏略曰三年之喪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及
漢孝文自執謙德用日易月至今行之子以便身忘其親臣
以便身忘其君心知其非而不肯改自常禮言之由且不可
况變故特異如今日者又當如何恭惟大行太上皇帝大行
寧德皇后蒙犯胡塵永訣不復實由粘罕是有不共戴天之
讎考之於禮讎不復則服不除寢苦枕戈無時而終所以然

者天下雖大萬事雖衆皆無以加於父子之恩君臣之義也
伏觀某月某日聖旨緣國朝典故以日易月臣切以為非矣
自常禮言之猶須大行有遺詔然後遵承今也大行詔旨不
聞而陛下降旨行之是以日易月出陛下意也大行幽厄之
中服御飲食人所不堪疾病粥藥必無供億崩殂之後衣衾
斂藏豈得周備正棺土兆知在何所茫茫沙漠瞻守為誰伏
惟陛下下一念及此荼毒摧割倍難堪忍縱未能遵春秋復讎
之義俟讎殄而後除服猶當革漢景之薄喪紀以三年為斷
不然以終身不可除之服二十七日而除之是薄之中又加
薄焉必非聖人之所安也又曰雖宅憂三祀而軍旅之事皆
當決於聖裁則諒闇之典有不可舉蓋非枕塊無聞之日是
乃枕戈有事之辰故魯侯有周公之喪而徐夷並與東郊不
闕則是墨衰即戎孔子取其誓命令六師戒嚴誓將北討萬

機之衆孰非軍務陛下聽斷平決得禮之變卒哭之後以墨
衰臨朝合於孔子所取其可行無疑也又曰如合聖意便乞
直降詔旨云恭惟太上皇帝寧德皇后誕育眇躬大恩難報
欲酬罔極百未一伸變輿遠征遂至大故訃音所至痛貫五
情想慕慈顏昏不復見怨讎有在朕敢忘之雖軍國多虞難
以諒闇然衰麻枕戈非異人任以日易月情所不宐與自嘆
躬致喪三年即戎衣墨况有權制布告中外昭示至懷其
行典禮今有司集議來上如敢沮撓是使朕為人子而忘孝
之道當以大不恭論其罪陛下親御翰墨自中降出一新四
方耳目以化天下天地神明亦必以佑助臣不勝大願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金國人使報孝慈淵聖皇帝升遐詔朕當
持斬衰三年之服以申哀慕是日文武百僚並常服黑帶去魚
詣天章閣南空地立班聽詔旨與哭畢次赴後殿門外進名奉

慰次赴几筵殿焚香舉哭六月權禮部侍郎金安節等言孝慈
淵聖皇帝升遐照國朝典故以日易月自五月二十二日立重
安奉几筵至六月十七日大祥後所有衰服請權留以待梓宮
之還從之

淳熙十四年十月八日乙亥光堯太上皇帝崩上號慟擗踊三
日不進膳尋諭宰執王淮欲不用易月之制如晉武魏孝文實
行三年喪自不妨聽政淮等奏通鑑載晉武帝雖有此意後來
只是宮中深衣練冠上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司馬光所
以譏之後來武帝竟欲行淮日記得亦不能行上曰自我作古
何害淮曰御殿之時人主衰經羣臣吉服可乎上曰自有等降
乃中批朕當衰經三年羣臣自行易月之令其合行儀制令有
司討論詔百官於以日易月之內衰服治事二十日丁亥小祥
上未改服王淮等乞俯從禮制上流涕曰大恩難報情所未忍

二十一日車駕還內上衰經御輦設素仗軍民見者往往感泣
詔今自五日一詣梓宮前焚香上欲衰服素幄引輔臣及班次
而禮官奏謂苴麻三年難行於外庭奏入不出十一月戊戌朔
禮官顏師魯尤袤等奏乞大祥禮畢改服小祥之服去杖經禫
祭禮畢改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淡黃袍黑銀帶神主祔廟畢改
服幘頭黑鞋犀帶過過宮燒香則於宮中衰經行禮二十五日
而除上批淡黃袍改服白袍二日己亥大祥四日辛丑禫祭禮
畢五日壬寅百官請聽政不允八日百官三上表引康誥被冕
服出應門等語爲證九日詔可十五年正月十八日甲寅百日
上遣官行焚香禮二十一日丁巳上諭輔臣昨內引洪邁見朕
已過百日猶服衰麤因奏事應以漸今宜服如古人黑衰之義
而巾則用繒或羅朕以羅絹非是若用細布則可王淮等言尋
常士大夫丁憂過百日巾衫皆用細布出而見客則以黻布今

世小舉千古不能行之禮足爲萬世法上又曰晚間引宿直官
之類如何淮曰布巾有背子便是常服上不爲然自是每御延
和殿止服白布折上巾無衫過宮則衰經而杖三月壬子啟攢
上服初喪之服甲寅發引丙寅掩殯甲戌上親行第七虞祭大
臣言虞祭乃吉禮合用靴袍上曰只用布折上巾里帶布袍可
也二十日丙戌神主祔廟是日詔曰朕昨降旨揮欲衰經三年
緣群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祔廟勉
從所請之詔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
意勿復有請於是大臣乃不敢言蓋三年之制斷自上心執政
近臣皆主易月之說諫官謝鏐禮官尤袤心知其不可而不敢
盡言惟勅令所刪定官沈清臣再上書願堅王聽大事於內殿
之旨將來祔廟畢日預降御筆截然示以終喪之志杜絕輔臣
方來之章勿令再有奏請力全聖孝以示百官以刑四海上納

朱熹君臣服議曰淳熙丁未十月八日太上皇帝上僭遺詔
至州縣有司莫識衣冠制度大率盡用今式斬衰之服哀臨
既畢及被禮部所下符則止當用布四脚直領布襴衫麻經
而已此符當與遺詔同日俱下乃遲數日有司不虔惑誤四
方已如此而於布四脚之下註云係幞頭於直領布襴下註
云上領不盤則雖間有舉哀稍緩之處官吏傳觀亦多不曉
四脚幞頭之說予記溫公書儀及後山談叢所記頗詳乃問
周武帝所製之常冠及布一方幅前角綴兩小帶後兩角
綴兩小帶覆領四垂因以前邊而繫大帶於腦後復收
後角而繫小帶於髻前以代古冠亦名幞頭亦名折上巾其
後乃以漆紗爲之而專謂之幞頭其實本一物也今禮官以
幞頭解四脚是矣而又不肯詳言其制則未知其若馬陳之

所謂周武之所制者耶抑將以紙爲胎使之剛強跋立亦若
今之漆紗所爲者耶至於直領布襴衫上領不盤之說則衆
尤莫曉蓋既曰直領則非上領既曰上領則不容不盤兩言
之中自相牴牾至於如此雖予亦莫識其所以然也乃有強
爲之說者曰雖爲上領而不聯綴斜帛湊成盤曲之勢以就
正圓但以長布直縫使足以遠項而已予謂禮官之意或是
如此亦不可知但求之於古既無所考則亦何敢信而從之
耶疑此特生於古今之禮不同禮官不能分別去取而欲依
違其間是以生此回惑耳蓋直領者古禮也其制具於儀也
其像見於三禮圖上有衣而下有裳者是也上領有襴者
禮也今之公服上衣下襴相屬而弗殊者是也竊意國恤舊
章之本文必有曰直領布衫者而又曰布襴者其服直領布
衫則兼服布裙而加冠於首其服布襴衫則首加四脚而已

蓋其初雖合古今之禮而猶各有所施則亦未為失也今既
不察其異矣又但見公服之上領而有襖遂解直領為二領
不盤而增調字於衫字之上文若遷今以就古而不知其實
之誤反至於廢古以循今也又前此州縣誤用之禮皆著官
屨而符券無文承用之者遂履屐以赴臨殊乖禮意獨無曰
杖云者於禮為粗合而亦有所未盡蓋禮君之喪諸達官之
長杖所謂達官謂專達之官在今日則內之省曹寺監長官
外之監司郡守凡一司之長若嘗任侍從以上得專奏事者
是也故今不杖之制施於僚佐以下則得之矣至使其長官
下而同之而雖故相領帥若家居者無異又豈不薄哉又後
數日乃得邸吏所報朝廷冠服制度則云皇帝初喪服白羅
袍黑銀帶絲鞋白羅軟脚折上巾成服日服布斜巾四脚裙
袴冠帽竹杖罽經首經直領大袖布襖衫白綾襯衫視事日

去杖首經小祥日改服布四脚直領布襖衫腰經布袴大祥
日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淺黃衫黑銀帶群臣之服分為三等
上等布頭冠布斜巾布四脚大袖襖衫腰經首經腰經竹杖
襯服中等布頭冠襖頭大袖襖衫腰經其下等則布襖頭
襯衫腰經而已詳此帝服有冠有裙而衫曰直領則是古之
喪服當自為一襲者又有四脚有襖衫則皆當世常服又當
別為一襲者而今乃一之則果如予之所料矣然至於小祥
之服則衫直領而下不裙幸臣之服則下雖有裙而衫非直
領此又不可曉者其餘亦多重複繆誤如斜巾四脚冠帽乃
四物不當一時並加於首四者皆首製獨冠於古制中乃
則去之蓋古者冠之遺制也今成服而與冠並用其失一也
四物之不相妨今同時並加其失二也帽並用三失也
用之猶不相妨今同時並加其失三也皆為燕服與正
服如之何而可並用於一時乎直領上領古裙今襖亦四

禮記卷之三十一

物不當一時並加於身見前已冠當服以終喪不當小祥而釋古禮小祥時服練冠但以熟布為之其制不易也今小祥便只服布四脚不服練冠非是其去巾帽亦不知有何據也四脚幘頭折上巾三名一物不當錯出而異名禮亦見前兼脚係幘頭則知二者非幘物而於朝臣謂之其曰銀帶絲鞋白履上等曰四脚中下等曰幘要不知何臣謂之綾襯衫者則尤非喪禮之所宜服亦不待辨而知其非矣大抵其失在於兼盡古今以為天子備物之孝而不知考其得失而去取之正天子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然此等條目之多欲一一而正之則有不勝正者必循其本而有以大正焉則曰斬衰三年為父為君如儀禮喪服之說而已其服則布冠直領大袖布衫加布衰辟領負版掉袵布襯衫布裙麻腰經麻首經麻帶菅屨竹杖自天子至於庶人不以貴賤而有增損也但儀禮之冠三梁乃士禮今天子通天冠二十四梁當準之而去其半以為十二梁群臣則如其本品進賢冠之

數以為等大本既立然後益考禮經以修殯葬饋奠之禮參變人情以為居處飲食之節行之天下凡諸吉凶之禮有詭聖不經如上領胡服之類者一切革而去之則亦庶乎一王之制而無紛紛之惑矣而前此議者猶或慮其說之難行難以元祐之盛時而不能行况祖禹之論蓋不知自漢以來所以不能復行君父三年之喪者一則以人主自無孝愛之誠心而不能力行以至於上二則慮夫臣民之眾冠婚祠享會聚之有期而不欲以是奪之也國家自祖宗以來三年通喪實行於內則其所以立極尊民者無所難矣獨所以為臣民之慮者未有折衷是以依違於此而未敢輕議此亦慮之過矣夫古之所謂方喪三年者蓋曰比方於父母之喪云尔蓋事親者親死而致喪三年情之至義之盡者也事師者師死而心喪三年謂之哀如父母之無服情之至而義有所不

得盡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喪三年謂其服如父母而分有
親疎此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於其盡者也然則所謂方喪
者豈曰必使天下之人寢苦枕塊飲水食粥泣血三年直若
居父母之喪哉今臣民之服如前所陳則已有定說矣獨庶
人軍吏之貧者則無責乎其令雖以白紙為冠而但去紅紫
華盛之飾其亦可也至如飲食起居之制則前所謂參度人
情者正欲其斟酌古今之宜分別貴賤親疎之等以為隆殺
之節且以婚姻一事言之則官曰一月之外許軍民三月之
外許士吏復土之後許選人祔廟之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
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
日其太中大夫以上則並須禫然後行吉禮焉官卑而差
遺職事高者從高選官者從新又官者從舊如此則亦不悖
於古無害於今庶乎其可行矣或者又謂今之吉凶服上領

之制相承已久而遽盡革之恐未為允此不然也古今之制
祭祀用冕服朝會用朝服皆用直領垂之而不加紳束則如
今婦人之服交掩於前而束帶焉則如今男子之衣皆未嘗
上領也今之上領公服乃夷狄之戎服自五胡之末流入中
國至隋煬帝時巡遊無度乃令百官戎服從駕而以紫緋綠
三色為九品之別本非先王之法服亦非當時朝祭之正服
也今雜用之亦以其便於事而不能改耳曷若準朝服祭服
之法參取唐公服之制以為便服而去之哉唐元公見通典
元禮序例下
民私喪五服制度皆如此禮但以親疎分五等而衣服之
制不殊溫公書儀但斬衰齊衰用此制而大功以下從俗禮
非是惟高氏送終禮其說甚詳當更討論訂正別為公私通
行喪服制度頒行民間令其遵守庶幾先王之禮大小由之
上下交修可以久而不廢且使人義素定於臣民之家免至

臨事紛錯疑惑衆聽

紹熙五年六月九日孝宗崩太皇太后有旨皇帝以疾聽在內成服太皇太后代皇帝行禮慶元二年六月九日大祥八月十六日禫祭時寧宗執孝宗之喪欲大祥畢更服禫兩月曰但欲禮制全盡不較此兩月於是監察御史胡紘言孫為祖服已過暮矣議者欲更持禫兩月不知用何典禮若曰嫡孫承重則太上聖躬亦已康復於宮中自行二十七之重服而陛下又行之是喪有二孤也自古孫為祖服何嘗有此禮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吏部尚書葉翥等言孝宗升遐之初太上聖體違豫執宮中行三年之喪皇帝受禫正宜倣古方喪之服以為服昨來有司失於討論今胡紘所奏引古據經別嫌明微委是允當欲從所請參以典故六月六日大祥禮畢皇帝及百官並純吉服七月一日皇帝御正殿饗祖廟將來禫祭令禮官檢照累朝禮

例施行四月庚戌詔羣臣所議雖合禮經然於朕追慕之意有所未安早來奏知太皇太后而奉聖旨以太上皇帝雖未康愈宮中亦行三年之制宜從所議朕躬奉慈訓敢不遵依議狀可付外施行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高宗之喪孝宗為三年服及孝宗之喪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蓋循紹興以前之舊朱文公後人不以為然奏言今已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攢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望明詔禮官稽考禮律豫行指定其官吏軍民方喪之服亦宜稍為之制勿使肆為華靡其後詔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此也方文公上議時門人有疑者文公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記為祖後者條因自識於本議之末其略云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

孫為祖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沒而為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沒而為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為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間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服向來入此文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斷決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

慶元三年憲聖太皇太后崩時太上皇承重寧宗降服齊衰菴
因恤喪禮

喪祭

自聽遺詔始是日皇帝服白羅袍黑銀帶絲鞋白羅軟折上巾
皇太后初喪皇帝服素紗軟幘頭白羅衫文武百僚並服常服黑銀帶太皇太后太上皇后初喪日並同
黑帶去金玉飾入詣殿下立班定禮直官引班首出班於班前南向立搢笏聽宣遺詔讀遺詔次歸位並舉哭五音再拜移班稍南立班首稍前躬身奉慰凡奉慰日有皇太后並立

舉臨

故事未成服以前行在文武百僚諸司長吏以上及近臣列校每日朝晡臨於宮庭其餘職事官品於宮門外詣殿下立班再拜訖禮直官引班首詣香案前搢笏三上香出笏歸位舉哭一十五音再拜訖班退自是朝晡臨小祥後朝一臨至外朝禫除止每七日皆臨至四十九日止禫除後山陵前遇朔望日朝臨值雨或霪濕權免入臨行在諸軍統制統領就蒸掛服免入臨

其餘將副并部隊將官隊使臣并散使臣隨朝官以上常服哭於本營三日而止其常日朝殿祇應排立行門禁衛班直將校指揮御前忠佐俟百官赴臨即哭於殿門外諸路監司州縣長吏以下自關報到日服布僕頭直領襦衫上領下盤腰綵以麻臨三日而除沿邊不用舉哀皇太后崩朝脯臨至成服後三日止餘並皇后崩發哀次日入臨成服後三日而止餘並

神帛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禮部侍郎金_三等言檢會典故切詳神帛之制雖不經見然考之於古蓋復之遺意也禮運曰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臯其復云然古之復者以衣今用神帛招魂其意蓋本於此今來孝慈淵聖皇帝神帛欲乞下太史局日下依上件典故施行詔恭依

大殮成服

成_一擇日或與大殮同日其日儀鸞司先設素幄於几筵之側稍前時至分引行事陪位官易服就位立班定皇帝服素服詣几筵側素幄即座太史奏時及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御當幄前俛伏跪奏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為大行皇帝升遐成服奏訖俛伏興內侍官為皇帝釋素服易衰服禮直官引讀祝文官詣香案西面東立簾捲太常卿導皇帝出幄詣几筵側西向褥位立奏請再拜哭在位官皆再拜哭太常少卿導皇帝詣香案前三上香跪內侍進茶酒酌茶三奠酒俛伏興奏少立俟讀祝文訖請皇帝哭盡哀在位官皆哭盡哀請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太常卿導皇帝還褥位再拜太常卿導皇帝還幄簾降太常卿奏禮畢退百官移班進名班首出班致詞復位再拜奉慰累朝成服典故並同

凡成服日皇帝服布斜巾四脚裙袴冠帽絲杖

皇太后喪腰經用桐木杖

首經直領大袖布襴衫白絹襯衫皇太后喪用小祥日改用布
四脚直領布襴衫腰布袴制並上舊太宗之喪太常禮院上言皇
帝服布斜巾四脚大袖裙袴帽竹杖腰經首經直領布襴衫白
綾襯服諸王皇親以下亦如之加布頭冠襯服用絹皇太后皇
后內外命婦布裙衫帔帕頭首經絹襯服六宮內人無帔皇帝
皇后諸王公主諸縣主諸王夫人六宮內人並左被髮皇太后
全被髮初有司定散髮之禮言皇帝當聽政更不散髮中書門
下樞密使副使宣徽三司使翰林學士節度使金吾上將軍文
武二品已上布斜巾四脚頭冠大袖襴衫裙袴腰經竹杖絹襯
服自餘百官並布幘頭襴衫腰經兩省五品御史臺尚書省四
品諸司三品以上見任前任防禦團練使刺史內客省宣政昭
宣閣門使前殿及入內都知押班服布頭冠幘頭大袖襴衫裙
袴腰經詔都知同少府監依所定修製又諸軍人百姓白衫

幘子婦人素纓不花釵三日哭而止京城內外禁止音樂自四
月三日成服後至五日群臣朝晡臨六日至八日朝臨自後每
遇大小祥朔望日入臨殿庭移班近東進名奉慰從之
紹興三十一年八月太常寺檢會故事言大祥日服素紗軟脚
幘頭白羅黑銀帶紹興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徽宗大祥高宗服
白羅袍至禪祭釋祥服日服素紗軟脚幘頭淺色黃羅袍黑銀
帶及淳熙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太常寺檢照大祥日服素紗軟
脚折上巾淡黃袍黑銀帶上披淡黃袍改服白袍自後每遇延
和殿並服大祥之服又不用阜幘頭其折上及白袍並以布為
之宮中則布巾布衫遺宮則衰經而杖慶元三年憲聖太皇八
后崩太上皇帝承重皇帝降服齊衰布頭冠幘頭大袖襴衫裙
袴腰經白綾襯衫皇太后服太上皇帝喪成服麤布蓋頭移被
首經絹襯服為皇太后每莫祭日俟皇帝權歸御幄次行燒香

禮 慶元六年慈懿太上皇后崩成肅太皇太后服碧羅怕頭
帔白羅寬袖衫淡黃毅子襦禮例成服時於壽慈宮設幄舉哭
行成服之禮皇后以下行禮大行皇帝喪成服日及貴妃內外
命婦麤布蓋頭衫帔首經絹襪服六宮內人無帔 布蓋頭長
衫裙首經絹襪服內外命婦合入臨人仍加冠大行皇太后喪
成服日服齊衰布蓋頭同內外命婦只怕頭不用蓋頭同並
皇太子服太上皇帝喪成服日服布頭冠布斜巾布四脚大袖
襪衫裙袴首經絹襪服皇孫服太上皇帝喪成服日服布頭冠
幘頭大袖襪衫袴腰經未冠者依皇孫服制除去冠兼未赴朝
謁所有朝晡臨亦不赴赴公主服成服日布怕頭帔首經
絹襪服親王服 慶元三年太皇太后崩慶元六年太上皇后
崩吳興郡王並服布頭冠斜布四脚大袖襪衫袴腰經未冠者
絹襪服皇太后兄弟服例禮例衰服三年若入皇城門易

出權開門出入又逐七日百口在家設位行禮其掛服日於
堂日掛服自顯仁皇后上僊章詔等弟姪並解官持服後放此
后弟慶元六年恭淑皇后上僊太用寺言韓英係皇后兄合服
大功九月候之子照典故合解官持服三年從之群臣服大行
皇帝崩成服日並斬衰服謂不緇皇太后中書門下省樞密使
副尚書翰林學士節度使金吾衛上將軍文武官二品以上布
頭冠布斜巾四脚大袖襪衫袴腰經謂不緇皇太后
后崩服同但用桐木杖不用首經文武五品以上并職事官監
察御史以上內安有宣政昭宣便知閣門事及入內都知押班
布頭冠幘頭大袖襪衫裙袴腰經自餘文武百官三省樞密院
書令史以上及御史臺閣門太常寺引班祗應人布襪衫腰經
皇太后小祥日文武百官並改服布幘頭布襪衫腰經布袴大
祥日並改服素衫軟脚幘頭懸布公服白鞋錫帶故例幘頭令
臨安府製造

給散其布公服錫帶今本府禫服曰皇帝釋繫常服文武百
官如繫金玉帶佩魚者易以黑帶六魚素花縹鞞被座者易以
皂鞞去狻座宗室出則常服居則衰服依報終喪係淳熙十
四年十月十一日太常寺檢照典禮故事舊制禫服後群臣純
吉服其後易以祔廟又易以小祥紹興七年正月二十五日詔
群臣候祔畢純吉服繼令候過小祥日取旨及紹興八年正月
二十五日徽宗小祥二月二十三日百官純吉服淳熙十四年
高宗升遐典故詔依紹興七年施行乃聽群臣導日月之制及
紹興甲寅從臣羅點等建議令群臣於易月之後未釋衰服
朝會治事權用公服黑帶每過七日及朔望時節朝臨奉慰應
于喪禮皆以衰服從事山陵之後舊與再省則又服之至大祥
而後除至於燕服亦當稍為之制去其繁之飾此於臣子行之
非有甚難可以略存三年之制當時臺諫集議以為勸等所請

雖未純如古亦略存遺意可以扶持衰薄補助名教詔從之嘉
泰元年八月八日光宗小祥禮部討論乃舍紹熙甲寅之制乞
酌紹興已行之典及淳熙申命之文令百官過小祥純吉服自
九月一日始紹興元年四月十八日太常寺言章獻明肅皇后
崩乙未百官聽遺誥喪紀以日易月在京百官十三日而除祖
宗以來皇太后崩故事莫盛於章獻明肅皇太后當時遺誥十
三日令在京百官除服今來大行隆祐皇太后崩遺誥亦以十
三日而除服合至今月二十六日百官依故事進名奉慰訖混
易常服從之自成服以後小大祥禫除日及朔望日百官並進
名奉慰遇皇帝視事日宰相奏事云去杖小祥日奏事去冠
官奏事依此皇帝聽政未釋服前其引班若行吊臨之禮卽服
衰經如遇內殿引班奏事及從駕常服黑帶士庶以下服軍人
百姓白衫紙帽婦人素縵不花釵三日止士庶婚嫁服除外不

禁文武臣僚之家至山陵祔廟畢並許嫁娶不用花綵仍禁樂

立銘旌

銘旌高九尺篆文官用金泥篆聖號如高宗銘旌旛則書大行光堯聖壽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紹業興統明謨聖烈太上皇帝梓官皇太后皇后銘旌並倣此用螭頭提墜上下板並先下文思院製造成服日立

立重

禮弓重主道也始死未作主先作重以木為之縣物焉曰重刑斷治鑿之為縣簪孔子重木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既虞埋之始作主以易重始死作重猶吉祭作重皆所以依神

立重大殮成服日同立擇吉時立於靈駕前俟將來發引日捧擊至廢宮其掩攢日埋瘞於黃堂隧道

徽宗之喪太常少卿樓

禁樂

內外品官禁樂二十七月京城內外民庶自舉哀至祔廟合行

禁樂外路民庶等禁樂百日沿邊軍中及在外諸軍軍行教閱不禁未祔廟前每遇大祠奏告用樂去處備而不作臨安府城內外禁樂諸路準此自起攢日禁行在音樂至祔廟畢仍舊小祥諸路州軍縣鎮等處前後禁樂七日紹興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徽宗顯肅大祥依昭陵故事行在禁樂七十五日臨安府屬縣四十五日

停祭

自發哀後擇日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宗廟祭享并中小祠權停至祔廟日依舊龍圖等閣祖宗神御殿節序旦望及帝后生辰忌辰並停酌獻至大祥後依舊

殿攢至百日

殿攢行於大殮之後高宗崩大殮成服後五日而殿攢或與大殮同日孝宗崩大殮成服同日立或行於小祥之後顯仁皇太后崩以其日行燒香禮

前一日儀鸞司先設素幄於殿前攢方位之東稍前其日祭時
至都大主管喪事官行祭主之禮以俟太史報時及導奉梓宮
至殿攢方位其合用儀物令都大主管喪事官供應都大主管
喪事官監視殿攢訖分引行事陪位官就位立班定皇帝服衰
服復詣素幄卽座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當幄前俛伏跪
奏太常卿臣某官請皇帝爲大行太上皇帝殿攢行燒香之禮
奏訖俛伏興禮直官引讀祝文官詣案北面南立簾捲前導官
前導皇帝出幄詣殿上褥位北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哭在位
官皆再拜哭前導官前導皇帝香案前奏請上香跪內侍進茶
酒奏請酌茶酒奏訖俛伏興奏請少立俟讀祝文官稍前跪讀
祝文奏請皇帝哭再拜在位官皆哭再拜訖前導官前導皇帝
還褥位奏請拜皇帝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前導官前導皇帝還
幄簾降太常卿奏禮畢退百官移班稍南進名班首出班致詞

位再拜奉慰退皇太后殿攢則太常卿奏云請皇帝爲大行
皇太后殿攢行燒香之禮上儀並司十三日小祥外制以相行奠
祭禮其日儀鸞司先設素幄於几筵殿之東時將至行事陪位
官就位立班皇帝服衰服詣幄卽御座簾降太常卿當幄前跪
奏請皇帝行祭奠之禮簾捲前導官前導皇帝出幄詣殿下褥位
立奏請再拜舉哭皇帝再拜舉哭在位官皆再拜舉哭前
導皇帝升殿詣香案前上香內侍進茶酒酌茶三奠酒俛伏
興奏請少立讀祝文官跪讀祝文訖奏請哭盡哀皇帝哭盡哀
在位官皆哭盡哀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
皇帝詣殿下褥位立奏請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
皇帝還幄簾降奏禮畢百官奉慰如上儀皇帝改服大祥服二
十五日大祥外制以日易朔之制是日皇帝改服禫服二十七
日禫除奠祭如前儀是日皇帝釋禫服百曰皇帝不御殿於几筵

前行燒香禮如宮中之儀行在禁屠宰三日係前後各一日諸路喪民禁樂并屠宰一日宰克率百官入臨奉慰紹興二十九年十二月五日禮部太常寺言檢紹興元豐二年慈聖光獻皇后上憲太常禮院言按禮葬而後虞虞而後卒哭卒哭而後祔景德中明德皇后以百日為卒哭蓋古之士禮不當施於朝廷詔改卒哭為百日自是以後慈聖光獻皇后及宣仁聖烈皇后遇百日並不該載外禮數皆於神主祔廟以前行卒哭之祭乞令給公臺讀同禮官參酌取裁詔依

告哀外國及外國弔祭

淳熙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太上皇帝大殮是日差將作監臺璜充金國告哀使閤門舍人姜特立副之禮部太常寺言告哀使副并三節人從合服衣帶鞍轡等照應禮例如在大祥內合服布襖頭欄衫布袴腰經布涼繖鞍轡在禫服內合服素紗軟脚

幘頭黧色公服黑鞞犀帶青繖阜鞍轡俟禫服除即從吉服仍只繫黑帶去魚涼繖鞵並從禫制仍去狨坐三節人衣紫衫黑帶並不聽樂不射弓弩候過界聽使副審度隨宜改易服用從之或遣留遺信物使用上服 外國弔祭禮真宗之喪契丹遣殿前都點檢崇議軍節度使耶律三隱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知制誥馬貽謀充人行皇帝祭奠使副左林牙右金吾衛上將軍蕭日新利州觀察使馮延休充太皇后弔慰使副右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寧引進使姚居信充皇后弔慰使副所司預於滋福殿設大行皇帝神御座又於稍東設御座祭奠弔慰使副各素服由西上閣門入陳禮物於庭中書門下樞密院並立於殿下再拜訖升殿分東西立禮直官閤門舍人贊引耶律三隱等詣神御座前階下俟殿上簾捲使副等並舉哭殿上皆哭再拜訖引升殿西階詣神御座前上香奠茶酒貽謀跪讀祭文畢降階

復位又舉哭再拜訖稍東立俟皇太后升座中書樞密院起居
畢簾外侍立舍人引慰弔祭奠使副朝見殿上舉哭左右皆哭
弔慰使副蕭日新等升殿進書訖降座俟皇帝升座中書樞密
院起居畢升殿侍立舍人引弔慰祭奠使副朝見皇帝舉哭左
右皆哭弔慰使副耶律寧等升殿進書訖賜三隱等襲衣冠帶
器幣鞍馬隨行舍利牙校等衣服銀帶器幣有差弔慰使副蕭
日新等復詣承明殿俟皇太后升座中書樞密院侍立如儀舍
人引蕭日新等升殿進問聖候書畢賜銀器衣著有差仍就客
省賜三隱等茶酒又令樞密使副張士遜別會三隱等伴宴於
都亭驛中興後金國弔祭使行祭奠禮儀註前期儀鸞司於
几筵殿東廊設御幄并殿上設神御座香案香茶酒果祭食盆
臺等皇帝先詣梓宮前行燒香之禮如宮中之儀出宮御素幄
簾降其合赴起居侍立等官並如儀內侍官捧祭文奠書案入

於殿階下使副拜禱之右禮直官舍人通事引使副讀祭文官
入殿門殿上簾捲皇帝於幄內舉哭殿上下官皆舉哭使副讀
祭文就禱位北向立俱再拜內侍官捧祭文奠書案升西階詣
神御座前稍西使副讀祭文官隨升殿使副詣殿上北向立讀
祭文官在祭文奠書案後立使副哭使詣神御殿前一拜跪三
上香奠祭茶三奠酒畢就一拜盥復位立內侍捧案詣神御座
前讀祭文官詣神御座前一拜跪啓封讀祭文奠書訖就一拜
與使副祭文官俱降西階下殿歸位並再拜皇帝於幄內舉哭
殿上下官皆舉哭使人權退至幄殿下面幄殿立讀祭文官於
使副後禱位直身立次舍人通事引使副升殿讀祭文官依舊
立受書傳語訖降階與讀祭文官合一班立定更不宣班再拜
舍人班前代奏萬福使出班奉慰舍人班前代奏歸班再拜喝
賜跪受再拜引出次引三節入四拜起居通事班前代奏萬福

喝賜跪受並如上儀淳熙十五年二月辛未進呈禮官閣門國
信所定弔慰使副德壽官宰執以下皆用常服周必大奏昨顯
仁時此使副至已是祔廟故用常服今大行太上皇帝在殯且
別宮無嫌陛下方衰經受弔臣等亦難冠裳侍立况啓殯發引
服如初喪固未除也上曰宰執侍從當如大祥服四脚幘頭衰
柱去杖正得中矣

按歷代國恤儀制惟東漢史稍詳至唐而為李義府許
敬宗輩所削盡亡其禮故唐史無可攷者宋九朝史及
會要所載雖詳而儀註亦多未備今姑摘其可攷者錄
于此自請謚以下至及虞祔廟則見山陵門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二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三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王禮考 山陵 葬禮

太昊葬宛丘 在陳州

女媧葬趙城縣東南 在晉州

炎帝葬長沙 在潭州

黃帝葬橋山 地理志橋山在上郡同陽縣山有黃帝冢○相地志黃帝陵在寧州羅川縣東入十里于午山隋改

為罷川 宋坊州

顓頊葬臨河縣 皇覽曰顓頊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門外廣陽里中○山海經曰顓頊葬鮪魚山之陽九疇葬

其陰也 宋澶州

高辛葬濮陽頓丘城南 皇覽曰高辛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南臺陰野中 宋澶州

唐堯葬城陽穀林 皇覽曰堯冢在濟陽城○劉向曰堯葬濟陰丘隴山 宋鄆州

禮 山陵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三

崇禎三年重刊

虞舜葬九疑山

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共山九谿皆相似謂之九疑傳曰舜葬蒼梧象爲之耕或曰二如

葬衡山宋永州

夏禹葬會稽

史記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禹到犬越上苗山會計爵德封功因更名苗山曰會稽因病死葬葦棺穿壤深七尺上無瀉泄下無脚水壇高三尺上階三等周方一畝○呂氏春秋曰禹葬會稽不煩人徒○墨子曰禹葬會稽衣裘三領棺三寸○地里志云山上有禹井禹祠相傳以爲下有羣鳥耘田也○索隱曰葦棺者以葦爲棺謂籩條而飲非也禹雖儉約豈萬乘之主而臣子乃以籩條裹屍乎墨子言棺三寸差近人情○括地志禹陵在越州會稽縣南十三里廟在縣東十一里

殷湯葬汾陰

皇覽曰湯冢在汾陰亳縣北東郭吉州三里冢四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宋河內府

自大昊至殷湯十冢宋太祖乾德四年詔各給守陵五戶蠲

其他役仍令長吏春秋奉祀

大戊葬大名內黃縣東南

武丁葬陳州西華縣北

大戊武丁二墓宋乾德四年詔給陵三戶歲一享

周文王葬京兆咸陽縣

括地志文王墓在雍州萬平縣西南二十八里原上

武王葬京兆咸陽縣

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社中

宋乾德四年二冢給陵戶祠祭如太昊

成王葬京兆咸陽縣

康王葬京兆咸陽縣

成王康王二冢宋乾德四年詔給守陵三戶歲一享

桓王葬河南滎池縣東北

靈王葬河南城西南桓亭西周山上

景王葬河南洛陽縣太倉中

威烈王葬河南洛陽城中西北隅

以上四墓宋乾德四年詔州縣常禁樵採

周官小宗伯及執事祇葬獻噐遂哭之下葬兆甫窆亦如之

窆謂反李依杜昌銳反鄭音穿○兆墓塋或甫始也鄭讀窆爲窆杜讀窆爲窆謂葬穿壤也○疏曰亦如上獻明噐哭之但明噐

三禮山度

文通考卷三百二十三

二

崇禎三年重刊

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公君也圖謂丘壟所處而藏之先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預圖其丘壟之處後須葬者依圖置之造塋者如文王都豐而葬於畢即見造塋也文王當居中武王以次居昭穆之位至平王東遷葬于洛則又為造塋者葬居其中而子孫以次居昭穆兄弟弟及則以兄弟為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昭穆與置廟同也其族子孫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處其前後而亦併昭穆凡有功者居前昭穆之中央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別尊卑也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者封下而樹少○爾雅曰土之高者丘是自然高者聚大喪既土曰封是人力為之故以之分尊卑引漢律以况周制有日請度甫窆遂為之尸甫始也請量度所始窆之處地為尸者成葬為祭墓之尸也○鄭司農云既布日有葬日也始窆時祭以告后土家人為之尸○疏曰大喪謂王喪謂甫窆者謂家人請於冢宰量度始穿地之處窆窆以度為丘隧隧漢道也度丘與漢道廣袤所至空器下棺豐大天以成○疏曰上經已甫窆此經復云及窆者此更本初欲窆之時先量度作丘作隧道之處廣狹長短故文重耳夫子有

後者侯以下有美道隧道則上有負土若鄭莊公與母掘地而相見也美道無負土鄭舉美以為况耳

葬於北方北首疏曰言葬於國地及北首者鬼神尚幽闇往詣待之神

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喪亦如之疏曰喪謂卜葬宅及日皆亦奉龜往卜處也

大卜凡喪事命龜重喪禮次大祭祀也士喪禮則筮宅卜日天亦卜之與士具○孝經云卜其宅兆亦據大夫以上若士則筮宅也

右卜宅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斲之不至者廢其祀勿其人

勿勿粉反徐亡粉反○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內百縣之祀也○疏曰謂王殯後事也百祀者王畿內謂臣采地之祀言百者舉其全數也既殯旬而布材故虞人斲百祀之木可以為周棺之飾者送之也必取祀木者○賀瑒云君者德著幽顯若存則人神均其慶沒則靈柩以端長六尺以端題奏也其方蓋祇等其哀傷也○禮弓相擲以端長六尺一尺○疏曰相擲者謂為棺用也天子棺諸侯松大夫柏士雜木也鄭註方相職云天子擲柏黃腸為裏而表以石馬以端者端猶頭也積柏材作擲並黃材頭也故云以端長六尺者天子擲材每段長六尺而方一尺註云以端者此木之端者懸湊嚮內知其方蓋一尺

以無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厚於棺一寸按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君謂諸侯則天子之大棺或當九寸其槨厚一尺故云其方蓋一尺則槨之厚也如鄭此言槨材並皆從下壘至始為題湊湊嚮也言木頭相嚮而作四阿也如此乃得槨之厚薄與棺相準皇氏以為壘槨材從下則題湊湊六尺與棺槨之間君槨全不相應又鄭何云其方一尺皇氏之義非也棺槨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無祝曰君容祝者祝如漆箔是諸侯棺槨間所容也若天子棺槨間則差寬大故司几筵云棺槨間亦謂棺槨字摩滅之餘謂席藏中神坐之席是也諸侯棺槨間亦容席故司几筵云棺席諸侯則紛純稍狹于天子故此云容祝大夫容壺者壺是漏水之器大夫所掌無盛酒之器士所用也君裏槨虞筐大夫不裏槨士不虞筐裏槨之物虞筐之文未聞也

右井槨

小宗伯王崩及執事祇葬獻器遂哭之執事蓋梓匠之屬至將獻成皆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疏曰檀弓云既殯而布材與明器三執事祇葬獻器謂獻明器之時小宗伯哭此明器哀其生也異也將葬獻明器之材者見士喪禮云獻材于殯門外西面北上請主人徧視之如哭槨獻素紼成亦如之註云形法定為素紼治畢為成是其事也云王不親哭有官代之者決七喪禮主人親哭以其無官今王不親哭以其有官有官自小宗伯哭之是也○後陳明器一條並此條通用當互考

右獻明器

世婦掌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櫬為盥盛古交反櫬試音式清也為盥盛猶試音式清也

世婦掌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櫬為盥盛世婦掌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櫬為盥盛

右陳朝禮奠

奠祝及辟令啓奠祝及辟令啓

右宗

奠人喪紀之事設禭燎躡宮門廟門奠人喪紀之事設禭燎躡宮門廟門

奠人喪紀之事設禭燎躡宮門廟門奠人喪紀之事設禭燎躡宮門廟門

下葬也者... 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疏曰大喪亦如之... 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疏曰大喪亦如之... 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疏曰大喪亦如之...

內暨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 疏曰大喪亦如之... 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疏曰大喪亦如之... 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疏曰大喪亦如之...

大司寇前王大喪亦如之... 疏曰大喪亦如之... 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疏曰大喪亦如之... 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疏曰大喪亦如之...

小司寇前王辟... 疏曰大喪亦如之... 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疏曰大喪亦如之... 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疏曰大喪亦如之...

閭胥凡喪紀之數聚眾庶... 疏曰大喪亦如之... 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疏曰大喪亦如之... 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疏曰大喪亦如之...

大司徒大喪帥六鄉之眾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 疏曰大喪亦如之... 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疏曰大喪亦如之... 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疏曰大喪亦如之...

遂人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及葬帥而屬六綽及窆陳役... 疏曰大喪亦如之... 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疏曰大喪亦如之... 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疏曰大喪亦如之...

鄉七萬五千... 疏曰大喪亦如之... 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疏曰大喪亦如之... 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疏曰大喪亦如之...

農云六引謂喪車索也... 疏曰大喪亦如之... 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疏曰大喪亦如之... 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疏曰大喪亦如之...

鄉七萬五千... 疏曰大喪亦如之... 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疏曰大喪亦如之... 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疏曰大喪亦如之...

小司徒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及葬帥而屬六綽及窆陳役... 疏曰大喪亦如之... 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疏曰大喪亦如之... 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疏曰大喪亦如之...

棺之後反復此土以

鄉師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

治謂監督其事○疏曰言大喪用役謂若喪時輓六引之等鄉之大夫既至鄉民役用鄉民之時鄉師遂治之監督謂監督當督察其事○以上五條極行通用內遂人小司徒二條并空通

喪祝及朝御匱

鄭司農云朝謂將葬朝于祖考廟而後行則喪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故春秋傳曰凡夫人不殯于廟不附于姑則弗致也晉文公卒將殯于出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疏曰言及朝者及猶至也謂侵夜啓殯昧爽朝廟故云及朝云御匱者發殯宮輜車載至廟其時喪祝執纛居前以御正幣也按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于宮葬乃朝廟發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為去絳就祖殯與周禮異未通答曰葬乃朝廟當周之正禮也其未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台當解傳耳不得難經何者既夕將葬遷于祖用軸既夕是周公正經朝廟乃葬故云不得難經孔子發言凡不殯于廟不附于姑則不致明正禮必殯于廟廢禮則是關異代何者孔子作春秋以通三王之禮先鄭引之者欲見春秋之世諸侯殯于廟亦當朝廟乃殯

升正極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司馬報鐸左八人右八

人匠人執羽葆御柩

升正極者謂將葬朝于祖正棺于廟也五疏曰升正極者謂將葬朝于祖廟極升廟之西階正於兩楹之間其時極北首故既夕禮云遷于祖用軸升自西階正於兩楹間是也執紼之人口皆銜枚止喧囂也司馬夏官主武故執金鐸率眾左右各八人夾極以號令於眾也以鳥羽注於柩頭如蓋謂之羽葆謂蓋也匠人主宮室故執羽葆居柩前御行於道示指揮極於路為進止之節也然周禮喪祝御柩此云匠人者周禮王禮此諸侯禮也按周禮註六鄉至六引六遂至六紼經云執紼則應舉六遂而言黨者此非辨鄉遂之殊正取五百人是一黨喪祝乃奠玄謂乃奠朝廟奠○疏曰乃奠者按既奠乃昨夜夕奠至廟下棺於廟兩楹之間設此宿奠至明徹去宿奠乃設此朝廟之奠於極西故云乃奠

天府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

吉事四時祭也凶事后疏曰正及后喪七月而葬將葬當朝六廟後乃朝祖廟祖廟中日具為祖奠厥明將去為大遣奠皆有沃盥之事

遂師大喪共廛車之役

廛車極路也極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廛因取各焉

稍人大喪帥廛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

廛車及

等采地是野監故得并監六途屋車之事也司徒地官卿掌徒庶之政令故稍人即衆以聽於司徒也此經舉天子既夕下舉喪極路皆從遂人來可知

巾車小喪共匱路 疏曰言大喪據王不別言后與世子則此喪中可以兼之極車即屋車

祥車曠左 貴左故僕在右空左以擬神也○曲禮○已上四條

極行通用又至墳條陳車空條

喪不以制此條通用當互考

圉人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 喪紀之馬啓後所薦馬○疏曰謂將葬朝廟時既夕禮薦馬

三就天子朝廟亦當在祖廟中陳設明器之時

亦遣人薦馬及纓入廟陳之此馬謂擬駕乘車

廠馬亦如之 廠馬亦如之馬

所苞遺奠以入墳皆人捧之云亦牽而入陳者亦於祖廟陳此

明器也但遺車及馬各使人別捧故上註云行則解

脫之是也○極行通用內廠馬一條陳明器通用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乘人謂使

專道人辟之○疏曰言士喪與天子三事同終夜燎一也乘人

二也專道行三也極遷之夜須光明故竟夜燎也乘人謂人以

車不用馬既夕禮云屬引鄭引古者

人引極專道行謂喪在路不避人也

右朝祖奠遣車馬

喪祝及祖飾棺乃載 祖謂行始其序載而後飾○疏曰按既

設帷荒之屬天子之禮亦是先載乃飾棺之其序載而後飾

鄭見經先言飾棺後言乃載於文例故依既夕禮先載而後飾

右載

縫人掌縫棺飾焉 以孝子啓見棺猶見親之身既載飾而以行途

飾棺君龍帷之屬○疏曰幕人共帷幕鄭註云在旁曰帷在上

曰幕是存時居於帷幕而云加文繡者生時帷幕無文繡今死

恐衆惡其親故加文繡即衣嬰柳之材衣於既反○必先繡衣

所引喪大記飾棺是也

言聚諸節之所聚○疏曰嬰即方扇是也柳即帷荒是

也二者皆有材縫人以采繒衣纏之乃後張飾於其上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黼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

紐六齊五采五貝黼嬰二黻嬰二畫嬰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

纁戴六纁披六 飾棺以華道路及廣中不欲衆惡其親也荒蒙

荒用白布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邊爲黼文火黻爲列於其

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象車蓋其縫合雜采為之
形如瓜分然綴貝落其上及旁戴之言直也所以連繫棺束與
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被也漢禮娶以木為筓廣三尺高二
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
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空樹於墳中檀弓曰周人牆道
是也其當作綏讀如冠冕之徒蓋五采羽注於髮首也○疏曰
此明葬時尊卑棺飾君龍帷者諸侯柳車邊障以白布為之
侯皆畫為龍象人君之德故云龍帷也池謂織竹為籠衣以青
布柱著於柳上荒邊亦四池象之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一池
於後一故三池也振容者振動也容飾也謂以絞繒為之長丈
餘如簾畫簾上為雅懸於池下為容飾車行則旛動故曰振容
鬪荒者荒家也故柳車上覆謂鬪甲也緣荒邊為白黑斧文故
云鬪荒也火三列者列行也於鬪甲鬪文之上荒中央又畫為火
三行也火形如半環也散三列者又畫為兩已相背為三行也
素錦白錦也考屋也於荒下又用白錦以為屋也相背為三行也
室也故雜記云素錦以為屋而行即素是也加偽荒者性者邊
牆相雜故又以縲為細連之相者旁各三尺徑二尺餘五采謂人君
以五采縲衣也列行相次故云五采也五貝者又連貝為五行
交絡齊上也鬪髮二散髮二畫髮二髮形以弱以木為之在路
則障車入柳則障板也凡有六枚二畫髮二畫髮二畫髮二畫髮
雲氣謂疾六天子八禮器云天子八髮六夫四鄭註其
戴者如壁也皆戴也皆戴也皆戴也皆戴也皆戴也皆戴也皆戴也

池者凡池必有魚故此車池懸絞維又懸銅魚於池下若車行
則魚跳躍上拂池也隱義曰振容在下是魚在振容間君纁也
六者事異飾棺故更言君也纁戴謂用纁帛繫棺紐著柳也
戴值也使棺堅值棺橫束有三考一束兩邊輒角屈皮為紐三
束有六紐今穿纁戴於紐以繫柳骨故有六戴也纁披六者纁
謂亦用絳帛為之以一頭繫所連柳纁戴之中而出一頭於帷
外人牽之亦有六也謂之披者若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車適
下則引後以防翻車歌左則引右歌右則引左使車不顛覆也
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娶抗木在上茵在下士喪禮下篇陳器
曰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
三此士之禮一重者以此差之上公四重○疏曰古者為纁累
木於其四邊上下不周致茵於柳下所以藉棺從上下棺之後
又致抗木於柳之上所以抗載於土引士喪禮下篇陳器云云
者以士禮一重證此經葬五重三重之義也皇氏云下棺之後
先加折於壙上以承抗席折猶履也方鑿連木為之蓋柳林縮
如三橫者五無篋於上抗木抗木之上加抗席三此為一重
一幅輒合縫為囊將茅莠及香草著其中如今有絮縹也而縮
二橫三每為一重抗木上橫三下縮二以其在上象天數奇
故上三也下象地數耦故下二也茵則上直二下橫三茵既
在下下法地也上數二象地數三象天以天三冷地二人中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嬰綏亦旌旗之
綏也夏綢其

崇順二年重刊

相以練為之疏殿又刻繒為重牙以飾其側亦飾亦多也湯以武受命恒以牙為飾也此旌旗及翼皆喪葬之飾周禮大喪葬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翼旌從遣車翼夾柩路左右前後天子八翼皆戴瑩垂羽諸侯六翼皆戴圭大夫四翼士二翼皆戴綏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亦用此焉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杠纁白縵素升龍於纁練旒九○疏曰此明魯布四代喪葬旌文更以他物飾之引周禮大喪葬御僕持翼者明葬有旌旗亦義

右飾棺

司服大裘共其廡衣服 廡陳也廡衣服所藏於櫛中○疏曰此則明器之衣服亦沽而小者也○自衣

服以下並獻明器條通用

司常大喪建廡車之旌及葬亦如之 葬云建之則行廡車解說建之謂以廡旌建於遣車之上及葬亦如之此謂入廡亦建之云建之則行廡車既解說之者在廟陳時云建葬時亦惟有在道去之使人各執遣車又當各

執廡旌是行廡車解說之也

車僕大喪廡革車 言與革車則遣車不徒戎路廣闕革輕皆有五戎之總名故知不徒戎路廣闕革輕皆有可知若然王喪遣車九乘除此五乘之外加以金玉象木四者則九乘矣

巾車大喪飾遣車遂廡之行之 廡與也謂陳駕之行使人次舉疏曰遣車謂將葬遣送之車入廡者也言飾者言以金象革飾之如生存之車但嚴細為之耳註後鄭訓廡為與則玄謂陳駕之者解廡為陳駕也按車僕云大喪廡革車被廡謂作之此文既言飾遣車已足作更言遂廡之故以陳駕解廡也云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者當在朝廟之時於始祖廟陳之明且大遣奠之後則使以次抗舉人名執其一以如墓也按家人云及葬言鸞車象人是名遣車為鸞車

司裘大喪廡裘飾皮車 皮車遣車之革路故書廡為潘鄉司農謂象似而作之凡為神之偶衣物必沽而小耳○疏曰後鄭謂廡與也非從先鄭作陳者以檀弓云竹不成用瓦不成沐琴瑟張而不平等笙備而不和皆是與象所作明非陳設之禮若詩之與謂象似而作之者象似生時而作但廡惡而小耳

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 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靈自古有之謂為備者不仁古者以泥塗為車芻靈謂以芻草為人馬神靈至周塗車仍存但刻木為人馬替古者芻靈今鄭云塗車之芻靈則是仍用芻靈與檀弓違者鄭但舉古之芻靈况周耳非謂周冢仍用芻靈也○空條內有家人鸞車象之此條通用

當互考

圉人凡喪紀廡馬 詩見朝祖奠條

遣車視牢具

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遺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諸侯亦太牢包七箇大夫亦太牢包五箇士少牢包三箇大夫以上乃有遣車○疏曰遣車從葬載牲禮之車也牢具遺奠所包牲牢之體貴賤各有數也一箇為一具取一車載之也故云視牢具遣車所用無文因此視牢具故云載所包遺奠而藏之者與與者疑辭也云天子太牢包九箇以

司兵大喪厥五兵

厥興作明器之役器五兵也士喪禮下篇有司兵大喪厥五兵甲冑干竿○疏曰按既夕禮勇器之用器有五兵明五者俱有也故鄭引士喪禮下篇為證

司弓矢大喪共明弓矢

喪禮下篇曰用器弓矢士司弓矢大喪共明弓矢○疏曰此官云云盾右羽箭及

樂師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

帥樂官往陳之○疏曰樂師謂笙師等故彼皆云奉而藏之也

大司樂大喪涖藏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謂作之也○疏曰鄭知臨笙師鑄師者按笙鑄師皆云喪藏其樂器奉而藏之司干亦云大喪厥舞器此不言之即屬中兼之

也此臨藏樂器還臨笙師鑄

師等故彼皆云奉而藏之同

眠瞭大喪厥樂器

疏曰大喪厥樂器謂明器故檀弓云木不成備而不和是沽而小

笙師大喪厥樂器及葬奉而藏之

疏曰此官所藏之樂器也與謂

鑄師大喪厥其樂器奉而藏之

疏曰此所藏作准羽

典庸器大喪奠虞

疏曰按檀弓有鐘磬而無奠虞鄭註云不縣事畧故也

右陳明器

喪祝及祖飾棺遂御

鄭司農云祖謂將葬祖於庭象生時出則車御也言謂祖為行始飾棺○疏曰此官所藏之樂器也與謂

宗禮二年重刊

小飲條有封人等七官大斂條有司几筵設葦席朝夕奠條內
有司報共奠衣服期月月半奠條內有籩人共薦籩羞籩外饗
實鼎俎天子喪斬衰者奠諸侯喪齊衰者奠啓條內有世
婦濯漑爲盥盛內暨爲內人禫皆兩奠所通用當互考

右祖奠

太師大喪帥瞽而厥作匱謚厥與也言王之行謂諷誦其治功
之詩故書厥爲淫鄭司農云淫陳

也陳其生時行迹爲作謚○疏曰帥瞽矇歌上治功之詩厥作
匱謚者匱卽匱也古字通用以其與喻王治功之詩爲柅作謚
是以瞽矇職云諷
誦詩謂作謚時也

瞽矇誦詩世奠繫鼓琴瑟玄謂諷誦詩注謂厥作柅謚時也
誦誦王治功之詩以爲謚世之而

定其繫謂書於世本也雖不歌猶鼓琴瑟以播其音美之○疏
曰諷誦詩謂於王喪將葬之時則使此瞽矇誦王治功之詩
觀其行以作謚葬後當呼之云世奠繫者奠定也謂辨其昭穆
以世之序而定其繫繫卽帝繫世本是也鼓琴瑟者詩與世本
一者雖不歌詠猶鼓
琴瑟而合以美之

小師大喪與厥從大師○疏云大師厥
作匱謚故小師從之也

八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六曰誄誄謂積累生時德行
以賜之命主爲也

也春秋傳曰孔子卒哀公誄之此皆有文雅辭令難爲者也
故大祝主作六辭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大史大喪遺之日讀誄遺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
之而作誄書史知天道使其共其事言王之誄誄成於天道○疏

曰人之遺終於此者以其未葬已前孝了不慈與於生仍以生
禮事之至葬送形而往迎竟而夕則以祀事之故既葬之後當
稱誄故誄生時之行而讀之此經誄卽祭也○大史又帥瞽厥
之而作誄者瞽史既知天道又於南郊祭天之所謂天以誄之
是王之誄成於天道也若先於南郊祭天之所謂天以誄之
稱則

凡喪事攻焉爲有
失

小史大喪佐大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讀誄亦以大夫賜
謚爲節事相○疏

推周公旦太公望相嗣王發建功于牧野及終將葬乃制謚法

遂敘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古者有
善號以爲補也車服有

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已名生於人

名是
謚號

壹民無爲曰神以至無爲
神道設教

德不懈曰簡一不
委

壹民無爲曰神
德不懈曰簡

病民則法曰皇

平易不訾曰簡

德象天地曰帝

尊賢貴義曰恭

仁義歸往曰王

敬事恭上曰恭

立志及衆曰公

尊賢敬讓曰恭

執應八方曰侯

既過能改曰恭

賞慶刑威曰君

執事堅固曰恭

平正不阿曰君

愛民悌長曰恭

揚善賦簡曰聖

執禮御賓曰恭

敬祀享禮曰聖

比親之闕曰恭

照臨四方曰明

尊賢讓善曰恭

諧誦不行曰明

威儀悉備曰欽

經緯天地曰文

大慮慈民曰定

道德博聞曰文

純行不差曰定

勤學好問曰文

安民大慮曰定

慈惠愛民曰文

安民法古曰定

愍民惠禮曰文

闢土有德曰襄

錫民爵位曰文

甲冑有勞曰襄

綏土柔民曰德

小心畏忌曰儻

諫慮不威曰德

有伐而還曰釐

剛強直理曰武

質淵受諫曰儻

威強直德曰武

溫柔賢善曰懿

克定禍亂曰武

心能制義曰度

刑民克服曰成

聰明敵哲曰獻

夸志多窮曰武

智質有聖曰獻

安民立政曰成

五宗安之曰孝

淵源流通曰康

慈惠愛親曰孝

文大通考卷之三十三 十一 崇禎四年重刊

靖定也 同地也 歸往也 志無也 所執也 行入也 唯行也 民從也 既敬於祀 能通神道 以明也 逆知之 成道也 無下知

無用也 尊賢賢人 供泰也 敬有德 言自也 不後也 順下也 迎侍也 修德以 不專已善 威則可象 德行不傷

温年好樂曰勤好豐年勤民事

秉德不回曰孝順於德而不回

令民安樂曰康富而教之

布德執義曰穆門穆穆

中情見貌曰穆性心也

容儀恭美曰昭有儀可象

昭德有勞曰昭能勞

聖善周聞曰宣通於善道

治而無苛曰平不任

執事有制曰平不任

布綱治紀曰平施之

由義而濟曰景用義而成

省意大慮曰景省也

協時肇享曰孝協和肇始

安樂撫民曰康無四方

執心克壯曰齊能有

輕輜供就曰齊輜有所輕

甄心動懼曰頃情

敏以敬慎曰頃疾於

柔德教眾曰靜成衆

恭已解言曰靖恭已正平

寬樂令終曰靖性寬樂義

威德剛武曰圉禦亂

彌年壽考曰胡久其

保民耆艾曰胡六十耆

彊毅果敢曰剛釐於義

布義行剛曰景行以剛

清白守節曰貞行清白

大慮克就曰貞執事

猛毅執正曰威能成

治典不殺曰威不乘常

大慮行節曰孝其誠

治民克盡曰使克盡

好和不爭曰安坐而

道德純一曰元道大而

大省兆民曰思大親民

外内思索曰思言求

追悔前過曰思思而

行見中外曰愨表裏

追補前過曰剛勸善以

猛以剛果曰威猛則少寬

不隱無屏曰貞貞

關土服遠曰桓征四夷

克敬勤民曰桓敬以

關土秉國曰桓秉國

能思辨眾曰元別之使

行義說民曰元民說

始建國都曰元非善之良

主義行德曰元何以始之

周聞曰宣聞事

兵革亟作曰壯以救

共圍克服曰壯禁圍敵

禮記卷之三十三

狀古述今曰譽

昭功寧民曰商商度事宜所以安民

克教秉正曰夷秉政不任賢

安民好靜曰夷

執義揚善曰懷稱人之善

慈人短折曰懷短未六十折未三十

述義不克曰丁欲立志義而弗能成

迷事不弟曰丁不孫

有功安民曰烈以武立功

秉德尊業曰烈業以通德而能尊

剛克為伐曰翼伐功

思慮深遠曰翼好遠思不任亂

勝敵克亂曰壯勝敵故能克亂

死於原野曰壯非嚴何

屢征殺伐曰壯以嚴整之

武而不遂曰壯武功不成

柔質慈民曰惠賑孤憐與謂

愛民好與曰惠

夙夜敬戒曰敬敬身急戒

夙夜恭事曰敬敬事以法常

衆方益平曰敬而

令善典法曰敬非敬師以善之

剛德克就曰肅使其不致

執心決斷曰肅言嚴

不主其國曰聲生於外

不勤成名曰靈任本性不見思賢齊

死而志成曰靈士志不為厲

死見神能曰靈有鬼不為厲

亂治不損曰靈治損亂不能以

好祭鬼交曰靈請鬼神不致遠

極知鬼事曰靈其智能聰徹之

見善堅長曰隱美過其令

官人應實曰知能官人

肆行勞祀曰悼放心勞於淫祀言不修德也

中年蚤夭曰悼年不稱者

凶年無穀曰糠稼不穡

外內縱亂曰荒家不治官不知

好樂怠政曰荒淫於聲樂怠於政事

未家短折曰傷未家未娶

愛民好治曰戴愛養其民天下戴仰

典禮不倦曰戴過

短折不成曰殤幼稚而天傷

隱拂不成曰隱不以隱折改其性

不顯尸國曰隱以主

殺戮無辜曰厲

愎狠遂過曰刺去諫曰愎反是曰狠

早孤短折曰哀早未知人事

好變動民曰躁好改舊以勞動民

不悔前過曰戾知而不改

怙威肆行曰醜肆行威

在國遭憂曰愍仍多

雍遏不通曰幽權臣擅命

在國逢難曰愍兵寇

早孤殞位曰幽殞位即

禍亂方作曰愍

動祭亂常曰幽易神

使民悲傷曰愍妨政

柔質受諫曰惠受諫以

貞心大度曰斥心正而

名實不爽曰質各實內外

德正應和曰莫

溫良好樂曰良言其大可

施勤無私曰惠

慈和徧服曰順

思慮果敢曰趨

博聞多能曰慮雖多能不

膏於賜與曰愛

滿志多窮曰惑自足者

危身奉上曰忠險不

思慮不爽曰原思而得

克威健行曰魏威而

好內違禮曰煬淫於家

克威順禮曰魏威不

好內急政曰煬內則淫勝

急政外交曰携不自明而

去禮遠正曰煬

教誨不倦曰長

疏遠繼位曰遠

肇敏行成曰直

彭義拚過曰堅治亡

內外賓服曰正

華言無實曰夸

好廉自克曰節廉儉不傷

逆天虐民曰煬所尊大

好更故舊曰易變故

名與實爽曰終

愛民作刑曰克道之以政

擇善而從曰比比方善

除殘去虐曰湯

亂而不損為靈貪亂宜亡而

隱哀之方也景武之方也施為文除為武辟地為襄服遠為桓

剛克為伐柔克為懿履正為莊無過為僖施而不私為宣雲行

無私鄉惠無內德為獻無內德謂由義而濟為景無志無補則

以其明餘皆象也以其明所及為謚

賤不誅貴勿不誅長禮也誅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

行當由尊者所為若使幼賤者為之則各○疏曰凡謚表其實

欲光揚在上之美有乖實事故不為也○唯天子稱天以誅之

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為讀誅制謚於南郊稱天以誅之崇禎四年重刊

為人臣子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惡揚善故至南郊明不得欺天也
死謚周道也疏云殷以上有生號仍為死後之稱更無別謚堯舜禹湯之例是也周則死後別立謚故總云周道也

右謚誅

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王喪之以馬祭者蓋遣奠也奉猶送也送之至墓告而藏之

司罇彝大喪存奠彝存省也謂大遣時奠者朝夕乃徹也○疏明將向壙為大遣時奠有之朝夕乃徹也者按禮云朝奠日出夕奠日則朝奠至夕徹之夕奠至朝乃徹其大遣亦朝設

主夕乃御言此者欲見所奠彝罇朝夕奠存省之意也○春官

禭人大喪及葬共其裸器遂狸之遺奠之彝與饋也狸之於祖廟階間明奠終於此○疏曰葬時不見有設奠之事祖祭已前奠小不合有彝器奠之大者

唯遣奠故知於始祖廟中厥明將葬之時設大遣奠有此裸器也司罇彝云大喪存奠彝是也以奠無尸直陳之於奠處耳

言狸之於祖廟階間者此按曾子問無遷主者以幣帛皮圭以為主命行反遂狸之於祖廟兩階之間此大遣奠在始祖廟事

訖明亦狸之於階間也自此已前不忍異於生設奠食象生而無尸自此已後葬訖反口中而虞則有尸以神事

之謂之祭異於生故云明奠終於此也○同上

小祝大喪及葬設道齋之奠分禱五祀齋猶送也送道之奠謂遣奠也分其牲體以祭

五祀告王去此宮中不復反也王七祀祀五者司命大厲平正出入不以告○疏曰按既夕禮祖廟之庭厥明設大遣奠包牲

取下體是也云分其牲體以祭五祀者謂包牲取下體之外分為五處祭也月令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

此並是人所由從之處直非四時合祭出入亦宜告之司命泰厲則否○小斂條內有封人等七官大斂條內有司命命泰

席朝夕奠條有司服共奠衣服朝月月半奠條內有遊人共邊外養實鼎俎天子喪斬衰者奠諸侯喪齊衰者奠啓條有世婦

濯漑為齋盛內豎為內人蹕皆遣奠所通用當互考

右大遣奠

量人掌喪祭奠竈之俎實竈亦有俎實謂所包遣士喪禮下篇

奠竈竈是壙內故鄭以喪祭為大遣奠解之是以大司馬喪祭亦為遣奠也又按家人云請度甫竈穿壙之名此言奠竈則奠

人於壙是以云所包遣奠也引士喪禮云藏苞筭於傍者苞謂苞牲取於棺旁又曰苞奠者取遣

藏之於棺旁又曰苞奠者取遣奠牲下體苞裹之遣送行也

右包奠

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使以幄帟先者大宰也其餘司徒也幄帟先所

以為葬突之間先張神坐也道野役帥以至墓也○疏曰大喪
 工喪也以幄帶先者謂使大宰官帥其屬以幄帶先行至曠也
 道野役者謂司徒導引野中之役以出國城至曠也大宰之屬
 幕人共帷幕帟受故大宰帥之司徒王衆庶故云野役也先張
 神坐者謂極至曠脫載除飾極則在地未葬突之間須有神坐
 之所故知大幕之下宜有帷之小帳小帳之內宜有帟之盛塵
 以為神坐也○地官○陳殯具條幕人掌次此條通用朝祖條
 間胥聚衆庶大司徒帥六鄉屬六引遂人屬六綽小司徒帥邦
 役治政政教鄉師帥其民而至又薦車
 馬及陳明器兩條並此章通用當互考

鄉士大喪紀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屬中士以下
 紀當葬所經鄉道並過六鄉以是故各掌其鄉之禁令當各帥
 其屬夾道而蹕知屬是中士以下者鄉士身是上士故云中士
 以下○
 秋官

方相氏大喪先匱先夫聲匱音極○葬使之道○道音導
 疏曰喪所多有凶邪故使之道也○夏官

喪祝及葬御匱出宮乃代喪祝二人相與更也○疏曰及至也
 謂於祖廟厥明大奠後引極車出喪
 祝於極車前御御行御極車出宮乃代者按序小喪亦如之春
 官云喪祝上十二人故鄭云二人相與更也

鄉師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匱而治役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
 鄉師王役匠師主眾匠共主葬引犛羽葆幢也爾雅曰纛翳也
 以青麾攬極之役正其行列進退○行戶剛反○疏曰言及葬

者及至葬引向曠纛謂葆幢也鄉保執葆幢却在極車之前以
 與匠師御極謂在路恐有傾覆故與匠師御正其極而治役者
 亦謂監督人也此經鄉師是司徒考明匠師亦是司空考冬官
 以木開其考此據匠師與鄉師相對以義約之匠師冬官考也

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披方寄反○作謂使之也披極車行所
 農云披者扶持棺險者也天子旁十二諸侯旁八大夫六士四
 玄謂結披必當棺束於東繫紐天子諸侯載極三束大夫六士二
 束喪大記曰君纁披六大夫披四前纁後玄士二披用纁人君
 禮文欲其數多圍數兩旁言六耳其實旁三○疏曰云六軍之
 士者即六鄉之民以其鄉出一軍六鄉故名六軍之士也天子
 千人而云六軍者以天子千人出自六軍故號六軍之士非謂
 執披有七萬五千人也極車則屋車兩旁使人持之若四馬
 六轡然故各持棺者名披也云有紐以結之謂之載者喪大記
 云纁戴者是也先鄭云披者扶持棺險也先鄭意屨車行恐逢
 道險者有傾覆故云披持棺險也云天子旁十二諸侯旁八大
 夫六士四者無所依據後鄭不從玄謂結披必當棺束於東繫
 紐者謂屋車兩旁皆有柎材其棺皆以物束之故云天子諸侯
 載極三束大夫六士二束彼喪大記不言天子此言者欲見天子無文約與諸侯同也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勸猶倡帥前引者防謂執披備傾屬○
 疏曰勸猶倡帥前引者防謂執披備傾屬○

謂執纛居柩路前却行左右車脚有高下則以纛詔告執披者
 使持制之不至傾屬倡先也故云倡帥前引者云防謂執披備
 傾屬者按夏官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故以執披解防恐極車
 傾倒故云備傾屬此經勸防因言所掌事及其行事下文及朝

三禮 喪 卷之三 崇禎三年重刊

御柩 小喪亦如之 春官

大史大喪執灋以涖勸防 鄭司農云勸防引六緋○春官

巾車大喪及葬執蓋從車持旌 從才用又○從車隨柩路持蓋與旌者王平生時車建旌兩則

有蓋今屋車無蓋執而隨之象生時所執者銘旌

御僕大喪持矜 喪大記註引漢禮以木為匡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雲氣謂之畫矜畫之以肅謂之肅矜之類是也天子用入

在路夾廡車兩旁入廡則樹之四旁

女御后之喪持矜 矜棺飾也持而從柩車○疏曰禮天子八矜后喪亦同將葬向壙之時使此女御持之左

右各四人

冢人大喪及葬言鸞車象人 鸞車中車所飾遺車也亦設鸞旗鄭司農云象人謂以芻為人言猶

靈也語之者告當行若於生存者於是巾車行之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夫作象人者不殆於用生乎○疏曰及至也謂至葬冢人語巾車之官將明器鸞車及象人使行向壙

造車有鸞和之驗兼有旌旗經直云鸞車不言鸞旗故鄭言之先鄭云象人謂以芻為人者後鄭不從以其上古有芻人至周

芻靈與象人為一若然則古時有塗車芻靈至周仍存塗車唯改芻靈為象人○陳明器條用○春官

賁氏及葬從道而哭 遺車王之竟鬼所憑依者將葬盛所苞奠遺送若

之在道天于太牢外更用馬牲皆前脛折取臂膂後

內豎王后之喪及葬執藝器以從遺車 藝器振飾也○夏亡

王后之私器小器唯有振飾類沐之器故為此解也若生時從

故與沐第等連文此為清器為振飾類沐之器者彼據生時

而有所盤匱是送葬之巾為振飾類沐之器者彼據生時

時有盤匱是送葬之巾為振飾類沐之器者彼據生時

君葬用輜四綽二碑御棺用羽葆 音幹市專反○輜當為

棺也○輜當為棺也○輜當為棺也○輜當為棺也○輜當為棺也

棺也○輜當為棺也○輜當為棺也○輜當為棺也○輜當為棺也

棺也○輜當為棺也○輜當為棺也○輜當為棺也○輜當為棺也

棺也○輜當為棺也○輜當為棺也○輜當為棺也○輜當為棺也

棺也○輜當為棺也○輜當為棺也○輜當為棺也○輜當為棺也

棺也○輜當為棺也○輜當為棺也○輜當為棺也○輜當為棺也

棺也○輜當為棺也○輜當為棺也○輜當為棺也○輜當為棺也

棺也○輜當為棺也○輜當為棺也○輜當為棺也○輜當為棺也

棺也○輜當為棺也○輜當為棺也○輜當為棺也○輜當為棺也

士受有與天子同者三其於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莫遣車馬

右極行

中車大喪及墓啓啓關陳車
同墓門也車二車也士喪下
車明器之車也此車也
陳車明器之車也此車也
陳車明器之車也此車也

方相氏大喪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
方良上音罔下音
方良上音罔下音
方良上音罔下音

喪祝及壙說載除飾

鄭司農云說載下棺也除飾去棺飾也四
空爾周人之葬猶置器也
棺於地除飾謂除去帷荒下棺於坎也其帷荒還入壙張之於
棺註云四器之屬者按喪大記及禮器士二娶大夫四娶諸侯
六娶天子八娶周人之葬猶置器也謂帷荒與柩為棺若猶然
之入壙置之於柩旁故云置也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闈壙之蜃

互戶故反○互物時哈之
下以蜃禦濕也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始用蜃炭言借天子也
○疏曰按士喪禮室宅井柳乃往放之壙中
施之窆中是未葬前井柳乃往放之壙中
則未施壙前已施蜃灰井柳下以擬禦濕也

稻人喪紀共其葦事

葦以闈壙禦濕之物○疏曰春秋
左氏傳有井闈闈塞也○地官
澤處喪紀共其葦蒲之事
葦以闈壙蒲以為席○疏曰蒲以為
席者謂抗席及禮記云虞卒哭芻剪

掌茶掌以時聚茶以其喪事

疏曰案既夕禮為茵之法用緇剪
以茶極未入壙之時先陳於棺下縮二
於下橫三於上乃下棺於茵上是也

右至壙

三豐山卷
文大通考卷二百二十三
崇禎三年重刊

家人共喪之窆器

下棺豐碑之屬○朝祖條小司徒帥邢

凡封用紼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君命母諱以鼓窆

疏曰當為窆

棺之時將紼一頭以繫棺緘又將一頭繞碑間鹿盧所引之人
在碑外背背而引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紼去碑負
引也君封以衡者侯禮大物多棺重恐極不正下棺之時別以
大木為衡貫穿棺束之緘手持而下備傾頓也君命無諱以鼓
封者謂君下棺之時命令衆人無諱以擊鼓為窆時緘舍之節
每一鼓漸縱紼也天子則六絳四碑紼既用六碑但有四故以
前碑後碑各重鹿盧每一碑用二絳前後用四絳其餘兩絳以
繫於兩旁之碑極行條君葬四絳二碑此條通用當互考

鼓人詔太僕鼓

詩見本篇

太僕大喪始崩戒鼓窆亦如之

戒鼓擊鼓以警衆也司農云窆

而崩禮記謂之封者下棺也音相似變讀如喪封

遂師大喪及窆抱磨共丘籠及屨車之役

屨車極路也行至曠

役謂執紼者磨者適歷執紼者名也遂人主陳之而遂師以名
行校之○疏曰云共丘籠者王曰丘謂其為丘之籠器以盛土
也謂下棺之後以曠上土及復而為丘壠皆須籠器以盛土也
云適歷執紼者名也者謂天子于分而於六絳之上謂之適
歷者分布希疎得所名為適歷也云遂人主陳之者按遂人云
及窆陳後是也遂師抱持板之名字巡行而校錄之以知在否

故云抱磨也○地官

鄉師及窆執斧以泄匠師

匠師主豐碑之事執斧以泄之使戒

視也○疏曰及至也窆下棺也至曠下棺之時鄉師執斧以泄
匠師匠師主衆匠恐下棺不得所須有用斧之事故執斧以臨
視之云匠師主豐碑之事按檀弓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
鄭彼註天子斲大木為之豐大也天子六絳四碑前後各一碑
各重鹿盧兩畔各一碑皆單鹿盧天子于分置於
六縛皆背碑負引擊鼓以爲緘舍之節匠師主當之

家人及窆執斧以泄

疏曰按鄉師云執斧以泄匠師則此亦泄

遂入藏凶器

凶器明器○疏曰因上文窆

正墓位蹕墓域守墓

位謂丘封所居前後也禁所為壙限○疏曰墓位即上文昭
穆為左右須正之使不失本位墓域謂四畔溝兆蹕謂止行
人不得近之守壙禁謂禁制不得漫入也云禁所
為壙限者謂禁者以壙域為限而禁之○春官

司常建廡車之旌及葬亦如之

明器條樂師凡喪陳樂器則帥

樂官及序哭亦如之○疏曰按小宗伯云及
哭此樂器亦帥之○疏曰按小宗伯云及
器之材又獻素餼成皆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彼據未
葬材時小宗伯哭之此序哭明哭之樂器文承陳樂器之下而
云序哭謂使人持此樂器向曠
及入曠之時序哭之也○春官

玉璽山陵

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三

序

崇禎三年重刊

大司樂蒞藏樂器

詳見陳明器條

校人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

典瑞大喪其贈玉

贈玉者蓋璧也。贈有束帛六幣。璧以帛。疏曰：天子加以玉。是贈先王之物也。註云：贈玉蓋璧也。者以既夕禮云：主贈用束帛。明天子亦有束帛也。而小行人合六幣。璧以帛。故知贈既用帛。明以璧配之。鄭言此者恐天子與士異。士用帛。天子用玉。嫌不用帛。故言之也。○春官。

大宰大喪贊贈玉

助王為之也。贈玉既窆所以送先王。

小宗伯成葬而祭墓為位

成葬丘已封也。天子之冢蓋不一。日祀其神以安之。家人職曰：大喪既葬。有日請度。甫窆。遂為之尸。疏曰：云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葬。既葬。有日請度。甫窆。遂為之尸。○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註云：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奠也。則虞祭在奠墓後。此上文既云：詔相喪祭。則虞祭訖矣。於下云：成葬。祭墓為位。則虞祭不符。奠墓有司來歸者。由天子之冢高大。蓋不一。日而舉。故此經祭在成葬之上也。引冢人職者。證祭墓為位。持冢人為尸。以祭后土也。○春官。

冢人凡祭墓為尸

祭墓為尸。或禱祈焉。鄭司農云：為尸。冢人為冢。祭后土。此文云：凡祭。故知謂禱祈也。先鄭云：為尸。冢人為尸者。上文祭墓。謂始穿地時。此文據成墓為尸。後鄭以此亦得通。

是引之在下。是以禮記檀弓云：有司創墓於墓左。彼是成墓。亦引此。凡祭墓為尸。豈成墓之事也。

右空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王勞之以地。王請隧。遂王。遂曰：王

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所惡也。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柩。有阿

棺。有輪。檜。多。疏曰：周禮。匠人。從。葬。四。阿。注：阿。重。屋。鄭。玄。云：阿。棟。也。檜。旁。飾。檜。上。

也。四。角。設。棟。也。是。為。四。注：鄭。玄。云：阿。重。屋。鄭。玄。云：阿。棟。也。檜。旁。飾。檜。上。

於。上。注：而。下。則。其。上。方。而。去。也。禮。天。子。之。棺。也。諸。侯。一。頭。正。也。諸。侯。不。題。

立。不。題。也。注：而。下。則。其。上。方。而。去。也。禮。天。子。之。棺。也。諸。侯。一。頭。正。也。諸。侯。不。題。

也。言。也。有。在。者。之。上。知。此。有。亦。在。上。會。講。舟。之。後。中。言。其。際。會。

公室。視。豐。碑。言。視。者。時。借。天。子。也。豐。碑。斷。大。本。為。之。形。如。石。

以。前。後。各。重。六。廬。也。三。家。視。桓。楹。之。形。如。大。盤。耳。四。楹。謂。之。

碑。前。後。各。重。六。廬。也。三。家。視。桓。楹。之。形。如。大。盤。耳。四。楹。謂。之。

碑。前。後。各。重。六。廬。也。三。家。視。桓。楹。之。形。如。大。盤。耳。四。楹。謂。之。

碑。前。後。各。重。六。廬。也。三。家。視。桓。楹。之。形。如。大。盤。耳。四。楹。謂。之。

碑。前。後。各。重。六。廬。也。三。家。視。桓。楹。之。形。如。大。盤。耳。四。楹。謂。之。

碑。前。後。各。重。六。廬。也。三。家。視。桓。楹。之。形。如。大。盤。耳。四。楹。謂。之。

碑。前。後。各。重。六。廬。也。三。家。視。桓。楹。之。形。如。大。盤。耳。四。楹。謂。之。

相諸侯四綽二碑如桓大夫二碑二碑上二綽無碑
 疏曰凡言視者不正相當此擬之壽也故王制云視
 公視公侯視伯大夫視子男是也出儀禮云每視一
 禮廟庭有碑視伯大夫視子男是也出儀禮云每視一
 豐碑視伯大夫視子男是也出儀禮云每視一
 云四角非謂正而各碑也存前後及兩旁每視一
 一碑視伯大夫視子男是也出儀禮云每視一
 而之碑視伯大夫視子男是也出儀禮云每視一
 葬也碑視伯大夫視子男是也出儀禮云每視一
 方中碑視伯大夫視子男是也出儀禮云每視一
 而之碑視伯大夫視子男是也出儀禮云每視一
 此之碑視伯大夫視子男是也出儀禮云每視一
 以之碑視伯大夫視子男是也出儀禮云每視一
 此之碑視伯大夫視子男是也出儀禮云每視一

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尊卑恩之差也天子至士葬即反虞不
 忍一日未有所歸葬即反虞不
 忍一日未有所歸葬即反虞不
 忍一日未有所歸葬即反虞不
 忍一日未有所歸葬即反虞不
 忍一日未有所歸葬即反虞不
 忍一日未有所歸葬即反虞不
 忍一日未有所歸葬即反虞不
 忍一日未有所歸葬即反虞不
 忍一日未有所歸葬即反虞不
 忍一日未有所歸葬即反虞不
 忍一日未有所歸葬即反虞不

小宗伯王崩既葬詔相喪祭之禮

喪祭虞祔也檀弓曰葬日虞
 喪祭虞祔也檀弓曰葬日虞
 喪祭虞祔也檀弓曰葬日虞
 喪祭虞祔也檀弓曰葬日虞
 喪祭虞祔也檀弓曰葬日虞
 喪祭虞祔也檀弓曰葬日虞
 喪祭虞祔也檀弓曰葬日虞
 喪祭虞祔也檀弓曰葬日虞

甸師祭祀共蕭茅

鄭大夫云蕭字或為首首讀為縮束茅立之
 鄭大夫云蕭字或為首首讀為縮束茅立之
 鄭大夫云蕭字或為首首讀為縮束茅立之
 鄭大夫云蕭字或為首首讀為縮束茅立之
 鄭大夫云蕭字或為首首讀為縮束茅立之
 鄭大夫云蕭字或為首首讀為縮束茅立之
 鄭大夫云蕭字或為首首讀為縮束茅立之
 鄭大夫云蕭字或為首首讀為縮束茅立之

鄉師大祭祀共茅菹

是也祝設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
 是也祝設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
 是也祝設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
 是也祝設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
 是也祝設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
 是也祝設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
 是也祝設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
 是也祝設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

庖人共喪紀之庶羞

喪紀喪事之祭謂虞祔也○疏曰凡喪未
 喪紀喪事之祭謂虞祔也○疏曰凡喪未
 喪紀喪事之祭謂虞祔也○疏曰凡喪未
 喪紀喪事之祭謂虞祔也○疏曰凡喪未
 喪紀喪事之祭謂虞祔也○疏曰凡喪未
 喪紀喪事之祭謂虞祔也○疏曰凡喪未
 喪紀喪事之祭謂虞祔也○疏曰凡喪未
 喪紀喪事之祭謂虞祔也○疏曰凡喪未

圉人獸人共獸腊人共乾肉廩人共魚鼈醢人共豆實

詳見陳
 詳見陳
 詳見陳
 詳見陳
 詳見陳
 詳見陳
 詳見陳
 詳見陳



○地

官

邊人共邊詳見朔月
半月奠條

喪祝掌喪祭祝號

喪祭喪祭也

右虞祭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同之天神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
置於廟立主使神依之也白虎通云所以有主者神無依據孝
子以繼心也主用木木有始終又與人相似也蓋記之以為題
欲令後可知也方尺或曰尺二寸鄭云周以栗漢書前方後圓
五經異義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八寸諸侯長
一尺天神曰帝今號此主同於天神故題稱帝云文帝武帝之
類也崔靈恩云古者帝王生於同稱今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者蓋是為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錄以為法也又曰凡
君卒哭而祔卒哭者是葬竟虞數畢後之祭名也孝子親始死
哭晝夜無時葬後虞竟乃行神事故卒其無時之哭猶朝夕各
一哭故謂其祭為卒哭卒哭明日而立主祔於廟隨其昭穆從
祖父食卒哭主暫時祔廟畢更還殯宮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
埋桑主於祖廟門左埋重處故鄭云虞而作主至祔奉以祔祖
廟既事畢反之殯宮然大夫士亦卒哭而祔而左傳唯據人君
有主者言之故云凡君鄭註祭法云大夫士無主也此言凡君
明不關大夫士也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祔祔竟並還
殯宮至小祥而入廟也又檀弓云重主道也鄭註引公羊傳云

虞王用桑練王用栗則以虞已有主而左傳云祔而作主二傳
不同按說公羊者朝葬日中則作虞王若鄭君以二傳之文雖
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
羊上條之於虞謂之虞主又作主為祔所須故左氏據祔而言
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六十
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月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
虞然後祔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
主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尸進鄭以為人君之禮唯立尸未作主
也

右作主

魯文公二年作僖主

王者設人以相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
遷入于廟○疏曰王所用木終無正文
公羊傳曰王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左傳唯言祔而作
作主一而已非虞練再作公羊之言不可通於此也○

主非禮也

主特祀於主

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
之祔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
立几筵特用喪禮祭於寢不同於宗廟
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
日嘗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嘗祀自如舊也三年禮
舉乃同於吉○疏曰君既葬卒哭衰麻除謂之卒哭者卒此無
時之哭自此之後唯朝夕哭耳天子諸侯則於此除哭卒不

復哭

勉齋黃氏曰按杜預天子諸侯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之義見晉書本傳於左氏傳註遂有既葬及虞則免喪之說司馬公嘗言其失矣然其言乃曰衰麻王於衰戚然庸人無衰麻則衰戚不可得而勉又謂杜預辨則辨矣不若陳達之言質畧而敦實也愚謂衰麻之制乃古先聖人沿孝子之情為人制服蓋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者豈專為庸人而設以勉其衰戚哉杜預違經悖禮淪斃綱常當為萬世之罪人坐以不孝莫大之法而特言其不若陳達之言質畧而敦實非所以明世教也先師朱文公曰左氏所傳祔而作主則與禮家虞而作主者不合丞嘗禘於廟則與王制喪三年不祭者不合杜氏因左氏之失遂有國君卒與除喪說

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主狀正一穿中央寺四方大

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猶安神也

之心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其真處猶吉祭練主用栗謂期年練祭也埋

用栗也夏后以松故人以栢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其容

貌而事之上人正之意也栢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

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禮士虞記曰桑土不文

意尚麤掩未暇別也用栗者藏主也藏於廟室中常所當作僖公主何

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父葬而不能也禮作

當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立主喪主於虞其主吉主於練其主作僖公主譏其後也僖

薨至此已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

也改塗可也檐以占反禮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葬將

二月仍譏其為吉禘今方練而作主猶是凶服而曰吉主者

三年之喪至二十五月猶未合之吉故公子遂有納幣之譏

莊公喪制未二十五月而禘祭故譏其為吉此言吉者比之

虞主故為吉也然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連

禮記卷之三十三 檀弓第十

言主壞廟同時也或以為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擔改塗故此
傳云於練焉壞廟於傳文雖順舊說不然故不從之直記異
聞耳糜信引衛次仲云宗廟上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
廣厚三寸若祭訖則納於西壁壻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
父也左主謂母也何休徐邈並與范註同云天子尺二寸謂
侯一尺壯正方穿中央達四方是與衛氏異也自虎通亦云
藏之西壁則納之西壁中或如衛說去地高下則無文以明
之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四

宋鄱陽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蕪陽馮天馥 應房 校刊

王禮考 山陵

秦二世葬始皇驪山始皇物即三穿治驪山及并天下天下徒
送請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徐曰一作銅鑿鑿。正義
也而致樽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正義曰言冢內作宮
中祗徒滿冢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
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正義音。工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
膏為燭。徐廣曰人魚似鮐四脚。正義曰廣志云鯢魚聲如小
俗人形長尺餘不堪食皮利於鮫魚鋸材木入填上有小穿氣
從中出秦始皇冢中以人魚膏為燭。正義音。二世曰先帝後
漆燈冢中則火不滅度不滅者久之。正義音。二世曰先帝後
官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

三

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即世大事畢已藏閉中羨正義曰音延下同謂冢中道下外羨閉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皇覽曰墳高五

漢舊儀驪山者古之驪國晉獻公伐之而取二女曰驪姬此

山多黃金其南多美玉曰藍田故始皇貪而葬焉使丞相李

斯將天下刑人徒隸七十二萬人作陵鑿以章程三十七歲

錮水泉絕之塞以文石致以丹漆深極不可入奏之曰丞相

臣斯昧死言臣所將隸徒七十二萬人治驪山者已深已極

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狀制曰鑿之不入燒

之不然其旁三百丈乃止

漢高祖十年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帝崩葬萬年師古曰三輔黃

櫟陽故太上皇因在櫟陽十年太上皇崩葬萬年臣瓚

皇崩葬其北原起萬年邑置長丞也赦櫟陽囚死罪已下曰萬

宅千陵 太上皇萬年邑千戶徙天下民訖二百萬以上與田

十二年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五月丙寅葬長陵自前至

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尊上尊

號曰高皇帝太子即位賜視作斥上者皆賜四金服虔曰斤

如厚口字鼎也開二地為冢墳故以謂斤言之鄭氏曰四十金

四十斤金也百金曰百金也二十金曰二十金六十金曰六十金

不言黃金謂錢也二十金六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

下至佐史二金

漢興立都長安徙齊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宗於長陵後世

世徙吏二千石高貴富人及豪傑兼并之家於諸陵長陵邑

萬戶

奉常屬官有諸廟寢園令長丞東園丘令丞主作陵內器物
又有園郎寢郎故事近臣皆隨陵為園郎園中各有寢便殿
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土食丞相以四時
行園武帝時人有盜孝文園產錢者丞相嚴責坐罪自後

惠帝七年八月庚寅崩九月辛丑葬安陵自崩至葬凡二十四日
長陵十里

文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後七年六月己亥
帝崩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應劭曰因山川為藏不復
起墳上下川流不通絕
也其水名
也巴而實之又即以爲墳
云復土復反還也扶曰反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
五千人藏樽穿復土屬將軍武乙巳葬霸陵凡十日也霸陵在

景帝五年春作陽陵張晏曰景帝
作壽陵起邑夏募民長安

後三年正月甲子帝崩二月癸酉葬陽陵自崩至葬凡十日陽
陵在長安東北四十

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陽陵邑各萬戶徙民與長陵等

武帝建元二年初置茂陵邑武帝
自作陵也本
縣之茂鄉建元六年四月高園便殿火董仲舒言魯哀公時桓僖宮災亳

社災天皆焚其不當立者以示魯今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
亦不當立與魯災同

後元二年二月丁卯帝崩三月甲申葬茂陵自崩至葬凡十八
日茂陵在長安西

元帝時貢禹奏言武帝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
正妾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
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
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假一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

所言群臣亦隨故事其可痛也唯陛下深察古道諸園陵女
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數百誠可哀憐也漢法天子即位
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供山
陵武帝歷年久長比崩陵中至不復容物由霍光暗於大體
奢侈過度也更始之殿亦眉入長安破茂陵取陵中物不能減半
昭帝元平元年四月癸未帝崩六月壬申葬平陵自崩至葬凡四十九日平陵在長安西北七十里
茂陵富人焦氏賈氏陰積貯炭芻諸下里物死者歸高里葬地故曰下里
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用度未辦田延年奏商賈預收方
上不祥器物異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當為請沒入縣
官從之

宣帝黃龍元年十二月甲戌帝崩初元元年正月辛丑葬杜陵

自崩至葬凡二十八日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

漢舊儀武帝治茂陵昭帝平陵宣帝杜陵邑皆取二千石

相守陵故三陵多貴皆二萬戶至五萬戶

元帝永光四年今諸陵屬三輔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為初陵
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白綠
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
失在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垂披
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虐民亦勞
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為初陵者勿置縣邑使
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竟寧元年五月壬辰帝崩七月丙戌葬渭陵自崩至葬凡五十五日渭陵在長安北

五十六里

有司言乘輿車牛馬禽獸皆非禮不宜以葬奏可

武帝永始元年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

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
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
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
毋有動搖之心

二年詔曰前將作大匠萬年知昌陵卑下不可為萬歲居奏請
營作建甯郭邑妄為巧詐積土增高多賦斂繇役興卒暴之作
卒徒蒙辜死者連屬百姓罷極天下置竭常侍閔前為大司農
中丞數奏昌陵不可成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早止徙家反故朕
以長言下閔章公卿議皆合長計首建至策閔典主省大費民
以康寧閔前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其賜長為關內侯食邑千
戶閔五百戶萬年佞邪不忠毒流眾庶海內怨望至今不息雖
蒙赦令不宜居京師其徙萬年燉煌郡

陳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涇陵不復徙民起

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
以為武帝時工楊光以所作數可意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
農中丞景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以
勞苦秩中二千石今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
蒙大賞子公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
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
為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
益眾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可
徙初陵以疆京師衰弱諸侯又
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先
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內郡國民萬年自詭三
年可成後卒不就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
因卑為高積土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
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徙工庸以鉅萬數至難脂火夜作取土
東山且與穀同賈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罷敞府藏

空虛下至衆庶熬熬苦之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執高敞旁
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遠復故陵勿徙民上廼下詔
罷昌陵

時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奢泰光祿大夫劉

向上疏諫曰昔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厠服虔曰厠厠近水也李奇曰霸陵山

北頭厠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

為椁用紵絮斷陳漆其間應劭曰斷斬也陳施也孟康曰斷

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也故云以北山石為椁紵絮者可以

著衣之絮也斷而陳其間又從而漆之也紵音張呂反斷音

側角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

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師古曰錮謂鑄塞也

大假為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

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以薪

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師古曰厚衣之以薪言積薪以覆之也

也師古曰厚衣之以薪言積薪以覆之也

於橋山師古曰在上堯葬濟陰丘壟皆小葬具甚微晉灼曰

堯葬蒼梧二妃不從堯之二女禹葬會稽不改其列鄭

謂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如淳曰列壟也墨子曰禹葬會稽

也淮南子云舜葬蒼梧不踐其肆言不煩於民也師古曰肆

說非列義也殷湯無葬處見傳記也文武周公葬於畢

師古曰二荒皆非也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秦穆公

葬於雍橐泉宮新年館下櫛里子葬於武庫又穎曰秦惠王

日櫛里子且死曰葬我必於渭南章臺東從百年當有天子

宮夾我臺及漢曲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

也皆無丘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

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

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

古墓而不墳師古曰墓謂墳也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

也師古曰墳謂積土也

不識也師古曰東南西北言周遊以行其道為四尺墳遇雨

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

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其子死於贏博之間師古曰

在秦山其子穿不及泉歛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孟康

死於其間而號曰骨肉歸復於

土命正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

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

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也非苟為儉

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石椁仲尼曰不知速朽李奇曰非桓

泰故識秦相呂不韋集知畧之事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

皆明於事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登

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師古曰嚴襄者謂皆大作丘壘

瘞藏咸盡發掘暴露也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

阿師古曰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

有餘石椁為游館李奇曰墳中為遊戲之觀也師古曰多人

魚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

孟康曰作機發木人之屬盡其巧變也晉灼曰始皇本紀令

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輒射之又言工匠為機咸皆知之已

下閉美門皆殺工匠棺槨之麗官館之盛不可勝原師古曰

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又多殺官人生葬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

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童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

管宇往者咸見發掘師古曰言至其墓所者其後牧兒亡羊

羊入其鑿師古曰鑿謂所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

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

災內離牧豎之禍師古曰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

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壘彌高宮室愈麗

發掘必求其是觀之明音也

既哀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

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

師古曰宮室如制謂殖殖其廷有覺其楹君子攸寧也子孫衆多謂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熊維羆女子之祥也及

魯嚴公師古曰即刻節宗廟多築臺囿師古曰解後嗣再絕

孟康曰謂子般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

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嘗初陵其制約小

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師古曰埤積土為山

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管起邑居其日迫卒師古曰卒功費大

萬百餘應劭曰大萬億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

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臣

其惛焉師古曰惛謂不了言惑於此事也以死者為有知發

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師古曰謀之賢知則

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師古曰說讀曰若苟以說愚夫淫侈

之人又何為哉師古曰說讀曰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

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鑿為

奢侈比方丘壠師古曰壠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

之心亡萬世之安師古曰臣竊為陛下羞之惟陛下上覽明聖昔帝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樛里張

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

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

之議應劭曰撫音規摹之摹師古曰謂規度墓地應音是以

息衆度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

永始四年出杜陵諸未嘗歸家守園陵也

綏和二年三月丙戌帝崩四月己卯葬延陵自崩至葬凡五日

哀帝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帝崩八月壬寅葬義陵自崩至葬凡

百九日義陵

和扶風去長
安四十六里

平帝元始元年詔義陵民家不妨殿中者勿發如淳曰陵上有

六月乙未義陵寢神衣在柩中丙申旦在外牀上衣在寢中

五年十二月丙午帝崩葬康陵在長安北用太牢祠

東漢皇帝葬儀以木為重高九尺廣容八歷裹以葦席巾門喪

帳皆以簾車皆去輔幡疏布惡輪走卒皆布構幘太僕四輪輅

為賓車大練為屋幙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空擇土造

穿太史卜日謁者二人中謁者僕射中謁者副將作油緹帳以

覆坑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漢舊儀前漢諸帝壽陵

管陵地用七項方中用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

十二丈武帝墳高二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棺

之內方外陟車石外方立先閉劍戶戶設夜舖莫邪劍

伏火已營餘地為西園后陵餘地為婕妤以下次賜親屬

臣漢書音義曰題頭也湊以頭向內所以為固也便房藏中便

坐也皇覽曰漢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築為方城其中開四門

四通足放六馬然後錯渾雜物并漆繒綺金寶米穀及埋車馬

虎豹禽獸發近郡卒徒置將軍尉候以後宮貴

幸者皆守園陵元帝葬乃不用車馬禽獸等物

柏氏黃金四日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立乘四馬先驅周禮

曰方相氏大喪先柩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方良鄭玄曰方

相放想也可畏怖之貌壙穿地中也方良罔兩也天子之梓柏

黃腸為裏表以石焉國旂之制長三刃十有二旂曳地畫日月

節曰木石之旌夔罔兩旂之制長三刃十有二旂曳地畫日月

升龍書旒曰天子之柩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為次大駕甘泉鹵

簿金根容車蘭臺法駕喪服大行載飾如金根車皇帝從送如

禮太常上啓奠夜漏二十刻太尉冠長冠衣齋衣乘高車詣殿

止車門外使者到南向立太尉進伏拜受詔太尉詣南郊未盡

九刻大鴻臚設九賓隨立羣臣入位太尉行禮執事皆冠長冠

衣齋衣太祝令跪讀謚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禮告事畢太尉奉

謚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中黃門尚衣奉衣登金根車

崇禎三年重刻

園武士載大行司徒却行道立車前治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
車西少南東面奉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後太常跪曰進皇帝進
太尉讀謚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于廟太史奉哀策葦篋詣陵
太尉旋復公位再拜立哭太常跪曰哭太鴻臚傳哭十五舉音
止哭大常行遣奠皆如禮請哭止哭如儀晝漏上水請發司徒
河南尹先引車轉太常跪曰請拜送載車著白系參繆紉長三
十丈大七寸為輓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
素幘委貌冠衣素裳校尉三人皆赤幘不冠絳紗單衣持幢幡
候司馬丞為行首皆銜枚羽林孤兒巴俞權歌者六十人為六
列鐸司馬八人執鐸先大鴻臚設九賓隨立陵南羨門道東北
面諸侯王公特進道西北面東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直九
賓東北面西上皇帝白布幕素裏夾羨道東西向如禮容車幄
坐羨道西南向車當坐南向中黃門尚衣奉衣就幄坐車少前

太初進醴獻如禮司徒跪曰大駕請舍太史令自車南北面
哀策掌故在後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司徒跪
曰請就下位東園武士奉下車司徒跪曰請就下房都導東園
武士奉車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謚哀策晉時有人嵩高山下得
竹筒一枚上有兩行科
斗書之臺中外傳以相示莫有知之司空張華以問博士東
晉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也檢校果然知策用此書也
園武士執事下明器禮記曰明器神明之也孔子謂為明器知
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鄭玄註既文曰
陳明器以西晉八盛容三升類也其容蓋與簋同黍一稷一
行南端為二麥一梁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荳一甕三容三升醢一醢一屑一
鄭玄註既夕曰黍醢載以木柎覆以疏布甕二容三升醴一酒
屑薑桂之屑一載以木柎覆以功布瓦鐙一形矢四軒輜中亦短衛形矢四
骨短衛既夕曰一乘骨鏃短衛鄭玄曰猴猶候也候物而
金鏃既夕曰五寸奇長而羽形弓一厄八牟鄭玄註既夕曰杖几各一蓋一
其一既夕曰通俗文曰細毛推也鄭玄註既夕曰八邊八形方酒壺八槃匝一具鄭玄註既夕曰槃匝盟器也

儀禮卷之二十四

鍾十六無簾罽四無簾爾雅曰大鍾謂之罽郭璞註磬十六無

簾禮記曰有鍾磬而無簾曰書曰笙鏞以間亦名罽壙一簫四笙一虎一祝一敵一瑟六

琴一竽一筑一坎侯一禮記曰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于戈各一箠一甲

一胄一鄭玄謂之役器輓車九乘芻靈三十六匹鄭玄註禮記芻靈束茅

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飯

簠十瓦酒樽二容五升匏勺二容一升祭服衣送皆畢東園匠

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請哭止如儀司徒曰百官

事畢臣請罷從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導皇帝就贈位司

徒跪曰請進贈侍中奉持鴻洞贈玉珪長尺四寸薦以紫巾廣

袤各三寸緹裏赤纁周緣贈幣玄三纁二各長尺二十廣充幅

皇帝進跪臨羨道房中西向手下贈接鴻洞中三東園匠奉封

入藏房中大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請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太常

此日贈事畢皇帝促就位續漢書曰明帝崩司徒鮑昱典喪

衣司徒至便殿並輦騎皆從容甲玉帳下司徒跪曰請就幄道

登尚衣奉衣以次奉器衣物藏於便殿太祝進醴獻瓦下用滌

十刻禮畢司空將校復土皇帝皇后以下皆去廡服祿大紅纁

宮及廡之主如禮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謚虞禮畢祔於廟如禮

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窆室中脯下作粟木主長八寸前

後圓面一八置棺中窆外內繫縣絮以彰外以皓木大如指長

三尺四枚縱以帶反四寸置棺中三居其中央七日大斂棺以

中窆內外不出至堂之上坐為五時衣冠履見棺竹籠為備人

無頭坐起加主前皇廟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帝主左旁高皇

帝主長九寸上林給木長安祠廟作神主先大駕日游冠衣

于諸宮諸殿群臣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驛大

紅服小紅寸一升都布緹冠驛小紅服緹驛織服留黃冠常冠

近臣及二千石以下皆服黃冠百官衣皂每變服從哭諸陵

會如儀祭以特牲不進毛血音司徒光祿勳備三爵如禮

太皇太后皇太后之喪合葬羨道開通皇中謂便房太常導至

羨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謂伏哭止如儀辭太常導出中常

侍杖升車歸宮也已下及虞立主如禮諸郊廟祭服皆不便

房五時朝服各一襲在陵寢其餘及宴服皆封之篋笥藏官殿

後閭室

世祖建武二年以皇祖考墓為昌陵置陵令守視後改為章陵

因以春陵為章陵縣

六年四月幸長安始謁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十年八月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十一年二月幸章陵祠園陵

十八年二月幸長安祠高廟有事于十一陵以後幸長安

二十二年幸長安祠高廟有事于十一陵謂陵不錄

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說者以為古宗

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有先薦

寢廟詩稱寢廟奕奕言相逼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

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春始出寢起於基側漢因而弗

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具名寢之意也建武以

來關西諸陵以轉久遠但四時特牲利帝每幸長安謁諸陵

乃太牢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

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官

人隨或漏理被枕具盥水陳殿具

二十六年初作壽陵初作陵未有名故號將作大匠竇融上言

園陵廣袤無慮所用謂文曰南此曰羨東西曰廣無慮帝曰古

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也謂諸園陵都凡制度也帝曰古

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

其福豈不美哉謂亦眉入長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今流水而已

光武葬原陵山方三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垣四出司馬門

寢殿鐘虞皆在周垣內提封田十二頃五十七畝八十五步帝

王世記曰在臨平亭之南西望平陰東南去雒陽十里帝以中元二年

二月戊戌崩三月丁卯葬

明帝永平元年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原陵如元會儀

漢制正月五供畢以次上陵西都舊有上陵東都之儀百官

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于部國計吏會

陵書漏上水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前鐘鳴謁者治禮引客

群臣就位如儀乘輿自廡下太常導出西向拜止旋升階皆

拜神坐退坐東廡西侍中尚書自階者皆神坐後公卿群臣詣

神坐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畢文始五行之舞禮樂闋君臣

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民所疾

苦欲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禮敬愛之心也周徧如禮取

後親陵遣計吏賜之帶佩八月飲耐上陵禮亦如之

致堂胡氏曰送死之禮即遠而無近至于墓則終事盡矣

人子孝思不忘則專精于廟享而已矣蓋墓藏體魄而致

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

禮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理義盡既已送形而往安于

地下迎精而反至于廟中而又致隆於陵園如元會儀上

食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是反易陵廟之理以體魄爲

有知虛廟祀而不重設復舉廟中之主而祭於陵所皆違

禮也夫喪葬即遠豈得已而爲之不可沐浴而不歛也故

爲之歛不可歛而不殯也故爲之殯不可殯而不葬也故

爲之葬首爲中制以節賢者之過而引不肖者之不及也

若遂孝子思慕無窮之心則葬之使不得見曷若存之於
殯之爲近殯之客位之爲近曷若勿歛勿浴勿飲勿含之
可以稱吾之不忍也原情至此則大聖至愚均於不行故
不若循禮中節之爲當也明帝此舉蓋生於原廟蔡邕不
折衷以聖人之制而直論其情情豈有旣哉使明帝移此
情於四時太廟之祭簠簋籩豆尊彝鼎俎惟禮之循而競
競業業監于光武成憲損益修明之期乎至治其爲孝也
雖聖王何以加諸

永平七年陰太后崩柩將發於殿羣臣百官陪位黃門鼓吹三
動鳴鐘鼓天子舉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着素參以白索引棺
挽歌下殿就車黃門宦者引以出官省太后魂車轡路青芻蓋
駟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鳳凰率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悉
導公卿百官如天子郊鹵簿儀後和熹鄧后葬案以爲儀自此

皆降損於前事也

陰太后崩帝追慕無已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
悲不能寐卽祭歷明旦吉遂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
樹令百官采取以薦帝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
令易脂澤裝具左右悲泣莫敢仰視

明帝葬顯節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在殿
北提封田七十四頃五畝帝王世記曰故當壽亭也西北去雒
陽三十七里帝以永平十八年八月
壬子崩其月壬戌葬

帝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石椁廣一丈二尺長二丈五尺
無得起墳東觀記曰陵東北作廡長三丈
五步出外爲小厨財足祠祀萬年之後掃地而
祭杆水脯糈而已杆飲器方言盞
也糈乾飲也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
卒數人供給灑掃勿開修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
從事

章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東平王蒼上疏諫曰切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有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奉承無違至於自所營創尤為儉省古者丘壟且不欲其著明况築郭邑建都郭哉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帝從而止

章帝敬陵山方三百步高六丈二尺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更舍在殿北提封田二十五頃五十五畝帝王世記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里帝以章和二年正月壬辰崩三月癸卯葬

和帝真陵山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更舍在殿北提封田三十一頃二十畝二百步帝王世記曰在雒陽四十一里元興元年十二月辛未崩次年三月甲申葬

康陵山周二百八步高五丈五尺行馬四出司馬門寢殿在行馬中因寢殿為廟園更寺舍在殿北提封田十三頃九畝二百五十步帝王世記曰高五丈四尺去雒陽四十八里帝以延平元年八月辛亥崩九月丙寅葬

安帝恭陵山周二百六十步高十五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更寺舍在殿北提封田二十四頃五十六畝帝王世記曰高十一丈五尺去雒陽十五里帝延光四年三月丁卯幸北宮于庚興平未幾遷四月己酉葬

順帝憲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四尺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右殿鐘虞在司馬門內寢殿園省更舍在殿東提封田十九頃九畝三十步帝王世記曰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以建康元年八月丙午崩九月丙午葬

懷陵山方百八十三步高四丈六尺為寢殿行馬四出門

寺更舍在殿東擬田五頃八十畝帝王世記曰西北去雒陽十五里帝以永嘉二年正月戊戌崩其月己未葬

中帝崩將北卜山陵李固議曰今處處寇賊軍興用費加倍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其於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

宣帝靜陵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為行馬四出門寢殿鐘虡在行馬中國寺更舍在殿北提封田十二頃五十四畝因寢為廟帝王世記曰在雒陽東去雒陽三十二里帝以本初元年閏六月甲子朔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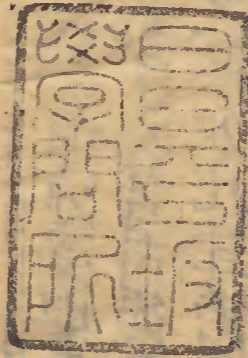
桓帝宣陵帝王世記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里帝以延熹九年十二月辛酉葬

靈帝熹平元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諸侯王公及外戚家婦女郡國計吏匈奴單于西域三十六國侍子皆會焉如會殿之儀禮

樂國百官受賜爵計更以次爵殿前上先帝御坐具言俗善惡民所疾苦司徒蔡邕慨然嘆曰吾聞古之墓祭而朝廷有上陵之禮如此其備也察其本意乃知孝明至孝惻隱不易奪也或曰本意云何對曰西京之時其禮不可得而聞也光武帝始葬于此明帝嗣位逾年群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見此禮乃率公卿百僚就陵而朝焉瓜分之親男女畢會郡計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幾先帝魂神聞聽之也

靈帝文陵帝王世記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二十里帝以平六年二月丙子葬

獻帝禪陵帝王世記曰在河內山陽之濁城南去雒陽三百一十里



寛政 亥年



